

廣西邊務沿革史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5451B



廣西邊務沿革史序

吳君愨，閩人，而服務於廣西對汛者，垂三十年。忼爽持重，老於邊事。比以所著邊務沿革史郵寄，其書略仿紀事本末體裁，於中越往來關係之史蹟，及重要邊事，皆溯流窮委，源源本本，殫爲紀述，余讀而善之。蓋嚮來邊務之叢脞，端由於辦理者，匪唯不知國際之情形，外交之趨勢；且於彼此國情，及邊地沿革，亦並未之稔；坐使每一事件發生，非張皇失措，卽貽誤事機，寢假而擴大風潮，喪權辱國，靡不由此，前清其已事也。故世謂兵家以知彼知己爲決勝不易之言者，抑知辦邊務，講外交，其途徑亦何嘗能外是耶？

廣西西南毗隣法越，緜亘千九百餘里，爲我國言國防者所當注重。



048065



乃於甲申鎮南關光榮之一役後，雖亦銳意部署邊防，分設營汛，然自是卽未遑過問，要塞悉委蓬蒿。比年本省地方又安，始漸留意及此；顧國防建設重大，自非一省之力所能爲役也。余於曩歲出國爲彼邦之遊，見其道路平治，砲壘林立，心焉歎之。而返觀吾國，益形見絀，蓋凭關以望，不禁感慨繫之矣！今中國目前之患雖不在西南，然自抗戰以還，越南爲我國際交通之一，今後彼此關係，必更爲密切，則邊務之講求，抑豈容緩。故吳君此書，雖謂爲徒紀往事乎？然前車之覆，正所以鑒往而知來也，爰付手民，俾從政者得資攷鏡，并爲敘其崖畧焉。



廣西邊務沿革史

民國二十六年

吳

愨再編

目錄

桂邊及越南之方位與因革	一
中越往事之回溯	九
中法甲申之役	一八
龍州定爲桂邊通商口岸	二七
龍州法國領事館之沿革	二九
桂越分界	三一
中越邊界創辦對汛之緣起	三九
廣西對汛督辦之沿革	四〇
廣西對汛副督辦之沿革	四七
對汛督辦署組織之沿革	五〇

廣西對汛委員之沿革	五一
桂邊各汛之沿革及概況	五七
龍州鐵路之史略	七二
法借龍河轉運越鹽	七七
三關稽查商務委員	七九
赴越護照之沿革	八一
邊界買受牛馬之憑照	八六
上下青山界址被移之案	八八
民國三年越革黨攻略越邊之交涉	九〇
連城來安館之始末	九四
桂邊九縣之沿革及概況	九六
記廣西邊務學校	一〇九
附越南省名表桂邊界碑表桂越對汛表	一一三 至一四二

廣西邊務沿革史

民國二十六年
吳式文再編

桂邊及越南之方位與因革

桂越交界之綫，爲中國西南國防之一段，居廣西省之西南方，西起格林威池東經一百零五度四十六分，東至東經一百零七度三十六分，南起北緯二十三度零二分，北至北緯二十一度三十六分，桂處東北，越處西南，西自滇桂越三交界起。循東南至桂粵越三交界止，共長一千九百零一里，勘界之時以一里爲五百六十一米突，一千九百零一里，約合一千零六十六公里，今若依萬國權度通制以三十二公分爲中國一尺，則一里實有五百七十六公尺，一千九百零一里應爲一千零九十五公里，現在沿邊自西徂東，分屬於鎮邊、靖西、雷平、上金、龍州、憑祥、寧明、明江、思樂、等九縣。

廣西省於今，東南界廣東，東北界湖南，西北界貴州，西界雲南，西南隅與越

爲鄰，於夏商之際，爲荊州之南徼，周末爲百越之地，秦始皇命王翦屠睢先後略定百越置三郡，廣西分隸於桂林與象郡，是爲廣西入中國版圖之始，今桂邊一帶與越南之北部當時同屬於象郡，並無所謂邊，秦滅於漢，行南海尉事趙佗，自立爲南越武王，是時廣西及越南均屬於南越，漢武帝削平南越，以秦之三郡改置九郡，統隸於交趾部，後改名交州，吳分交州爲交廣二州，桂邊及越俱隸於交州，自是歷兩晉宋齊梁陳隋唐五代等朝，廣西雖又疊經分隸於廣州湘州嶺南道及南漢，而桂邊與越南仍常共統於一州，至趙宋太祖開寶六年，封丁部領之子丁連爲安南王，越南始列爲外藩，廣西於是乎有邊，斯時廣西爲廣南西路，元設中書行省，改路爲道，廣西改爲嶺南廣西道，隸湖廣行省，後又分置廣西行省，是爲廣西省之名所自始，明分全國爲三布政司，廣西亦爲司，惠帝建文元年，安南國太師黎季犛，廢君自立改國號爲大虞，成祖永樂四年征夷將軍張輔等，領兵十萬伐之，獲季犛等歸金陵，翌年改安南爲交趾布政司，置布政使，於是越與廣西復爲同國，惜未幾越之藍山土

豪俄樂巡檢黎利，興兵作亂，明師連年征討，終莫能平，宣宗宣德二年罷兵赦黎利六年命黎利權署安南國事，越南遂又自成爲一國，至安南權臣莫登庸篡黎氏，世宗嘉靖六年，遣兵討之，二年登庸請降，詔降安南爲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爲都統使，隸廣西布政司，因而越之北部又屬於廣西，清康熙十六年莫氏爲黎氏所全滅，北圻中圻一統於黎，從茲乃未見再併於中國，而廣西遂終成爲邊陲之省，然中華之於越仍屬上國，雖有疆界之劃分却無防邊之必要，迨光緒十一年放棄藩屬，乃與強鄰逼處，於今中法固相安無事，顧國防所在究不能視若等閒，而不事綢繆以固吾圉也。

亞洲三大半島有印度支那者，或名後印度，於今分爲英領法領及暹羅越南者，法領之印度支那也，北連我國之兩廣及雲南，西北鄰英領之緬甸，西界暹羅，西南瀕暹羅灣，東鄰南海及東京灣，全境分爲交趾支那、安南、東京、老撾、柬埔寨、五部。最北爲東京，東京之南，湄公河之東，爲安南，安南之南，西鄰柬埔寨，東南鄰南海，西南瀕暹羅灣者。爲交趾支那，其西爲柬埔寨，柬埔寨之北，東京與安

南之西爲老撾，交趾支那又名南圻，現爲法國直屬之殖民地，西貢舊名柴棍，卽此地之著名商埠，安南又名中圻，安南王之國都，卽在此間，東京又名北圻，乃與我國連界之部分，法之越督使駐於東京之河內，老撾柬埔寨，皆與緬甸暹羅爲鄰，全越面積約共二十五萬六千方哩，人口約共一千九百三十七萬，老撾面積最大柬埔寨次之，東京安南又次之，交趾支那最小，人口最多爲東京，其次爲安南，交趾支那又次之，柬埔寨更次之，老撾爲最少，全越除南圻之外均屬保護國，安南王兼王東京，老撾柬埔寨各有一王，東京全部現分二十七省，與廣西毗連者，自西徂東計有河陽、高平、諒山、海寧、四省，省之下爲府縣州，與桂邊連界者，爲保樂、重慶、和安、廣淵、下琅、復和、七溪、那岑、文淵、祿平、丁立、等一府十州。重慶爲府，餘皆爲州，保樂屬河陽省，重慶和安廣淵下琅復和五者，屬高平省。七溪那岑文淵祿平四者屬諒山省，丁立屬海寧省。

越南於古爲南交爲交趾，書曰，陶唐氏申命義叔，宅南交，史云，炎帝之世，

南至交趾，北至幽都，莫不從化，顛頂之世，南至交趾，北至幽陵，莫不砥屬，有虞氏地方五千里，至於荒服，南撫交趾，然是皆統指五嶺以南之地，非專指現在之越南，周初又知交趾之南有越裳林邑扶南諸地，此地乃今日中圻之南部，及南圻與暹羅之一部，周末視五嶺之南爲百越聚居之地，今之越南於百越之中爲駱越，或作維越，又作貉越，秦初名之爲西甌越，以與東甌，越閩甌越別，西甌越或名西甌駱，或名甌維，或作甌貉，或作甌貉，或名西甌，西甌又或作西嘔，其後又名南越，或南粵，總之皆指兩粵及越南之北部，亦非專指現在之越南，秦始皇二十六年齊亡，始皇稱皇帝，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東至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或作北戶，爾雅有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疏云北戶卽日南郡，顏師古曰，言其在日之南，啓北戶以向日也，（惟此說似不甚確，蓋漢武帝所置之日南郡，卽今日安南中部之承天，或廣平一帶之地，始皇三十六年，百越尙未平，象郡猶未置，其南界何能抵達安南之中部，始皇三三年取南越，方置南海郡，桂林象郡，象郡之極

南乃爲後來之日南郡，北嚮戶祇可說是南荒之地，其意與日南同，未可堅摺其爲日南也。○至於秦象郡所轄之地，則爲今日之廣東西南部，廣西南部，越南北圻之平原及中圻之北部，迨趙佗併吞三郡，又將象郡分爲交趾九真兩郡，並將象郡之北，卽今兩粵之南，劃入南越本部不隸於交趾郡，此時之交趾郡，卽今日北圻平原之全部，九真郡則爲中圻之北部，約從清化抵廣南，至漢武帝元鼎六年，削平南越，復將趙佗所置之九真郡，分爲九真日南二郡，九真從今日中圻之清化到安南瀾，日南則從安南關到廣南，日南郡屬有五縣，其最南之一縣，爲象林縣，卽秦時象郡所屬之林邑縣，亦卽後來漢獻帝初平三年，區連殺縣令，自立爲林邑國之北界，漢武帝平南越所改置之南海蒼梧鬱林合浦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九郡，原統於交趾部，漢末改交趾部爲交州，孫權受魏文帝拜爲吳王略併嶺南之後，以交州分爲交廣二州，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四郡屬交州，南海蒼梧鬱林三郡屬廣州，其珠儋兩郡，因其難治，漢元帝時便已罷棄，至吳王孫皓又以交九日三郡，改爲新昌，武平九德，自是以迄

六朝，無大更革，至隋煬帝又復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之名，唐高宗詭露元年，改三郡爲交州驩州滇州武峨州武安州芝州愛州福祿州峯州陸州長州湯州等三州，福祿州又名唐林州，州之上置安南都護府以統之，安南之名乃始於此，自茲以迄五代宋元，安南地名俱無甚變更，明宣德六年，黎利受封之後，分安南爲東西兩部，以河內爲東京，清化爲西京，故今日之北圻又名東京，清嘉慶八年，阮福英受封爲越南王之後，將全境分爲三十省，以順化省爲京都，廣治廣平兩省爲左圻，廣南廣義兩省爲右圻，河靜海陽廣安清化宜安南定寧平興安河內北寧諒山高平太原山西宣光興化十六省爲北圻，平順富安廣和邊和嘉定安江河仙永隆定祥九省爲南圻，越屬法保護之後，取消左右圻之名，改爲中南北三圻，加以柬埔寨老撾共爲五部，現在中圻分爲十六省，南圻分爲三一省北圻分爲二十七省，柬埔寨分爲十四省，老撾分爲十省，（詳見附表一）。中圻中南部及南圻，昔爲越裳林邑扶南之地，越裳於秦略定百越之時，卽已夷爲郡縣，越裳之南爲林邑，林邑之南爲扶南，林邑國人種爲占波，或作

占婆，瞻婆，占不勞，占𤄎勞，以其建都於秦時之林邑縣，故中國名之爲林邑國，其本國實常自名爲占波，唐肅宗至德二年，始改名爲環王，僖宗乾符四年，又改名爲占城，至宋寧宗慶元五年爲真臘所敗，國王被虜，真臘以之分爲二國，北爲佛逝國，屬於真，南爲賓童龍國，仍歸占有，後皆爲安南所侵併，清康熙末年，全亡於安南，扶南國盛時奄有今日之南圻及暹羅之東部，真臘頓遜諸邦皆屬之，唐貞觀中爲真臘所併，清嘉慶年間，漸爲安南所併，真臘或作真蠟，古名吉蔑，或閩蔑，在占城之西南，卽今之柬埔寨，唐時曾分爲水真臘，陸真臘，佔領占城之時，又嘗改名爲占臘，柬埔寨或作甘孛智，澈浦只甘菩遮，甘破蔗。其首都名南旺，卽百囊奔，又名金邊，越人又名柬埔寨爲高綿或高蠻，高蠻之北爲老撾，老撾之南部，原爲羅斛之一部，其北部則爲南掌，或作纜掌，建都於隆勃刺邦，或作琅勃刺邦，或作梁怕邦，其政治重區則在文洲，柬埔寨於清同治三年歸法保護，老撾則於光緒十九年歸法保護。

中越往事之回溯

越與中國通好，據歷史記載，實始於越雄犧王時代，王以中國之君唐堯，能協和萬邦，遣使入貢千歲神龜，次則我國周成王六年，越裳氏因三年無烈風淫雨，海不揚波，意中國其有聖人，遣使者重三譯而來朝，並獻白雉，歸時周公錫以指南車，是皆越之嚮慕中國，迨秦略定百越置三郡，戍以謫徙之民五十萬，今東京之平原，及安南之北部，胥爲中國之郡縣，後經趙佗之割據，至佗之玄孫趙興，欲內附於漢爲其丞相呂嘉所弑嘉且發兵反漢，漢武帝遣伏波將軍路博德，樓船將軍楊僕等，四道進討，獲呂嘉，平南越，改三郡爲九郡，徙中國人雜處其間，越南復爲中國之郡縣如初。

越人昔皆文身錯臂披髮左衽，手食鼻飲，不善耕耘，多以漁獵爲生，作大弓毒矢以事爭鬪，父子同川而浴，兄弟共娶一妻，漢平帝末年，漢中錫光爲交趾太守

，東漢光武建武五年，南陽任延爲九真太守，俱能勤政愛民乃漸教之耕稼，誨以道義，並爲定嫁娶之禮，越始漸習華風。

東漢光武建武十六年，交趾刺史蘇定，貧婪殘暴，虐殺徵側之夫詩索，側爲麋冷縣貉將之女，將爲夫復仇，又恐蘇定繩之以法，乃與其女弟徵貳女將黎真等，舉兵攻逐蘇定，九真日南合浦諸蠻夷皆響應，遂被略取，五十六城，自立爲王，連年寇亂，建武十八年，拜馬援爲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爲副，率大兵討之，憑祥班家俠女，捐粟助糧，翌年破之，斬徵側徵貳，並降其餘黨，立兩銅柱於象林縣南，交趾復平，仍爲漢之郡縣。

順帝永和二年，象林徼外蠻夷聚衆數千，攻象林縣，燒城寺，殺官吏，交趾刺史樊演，發交趾九真二郡兵萬餘，救象林，兵士憚遠征而倒戈，賊勢更盛，侍御史賈昌使在日南，與郡縣併力討亦不利，帝與百官議方略，大將軍李固請更選有勇略而仁惠能任將帥者，爲刺史與太守，乃拜南陽張喬爲交趾刺史，長沙祝良爲九真太

守，喬等至越招以威信，開示勸慰，乃或降或散，諸郡以平。

越自秦漢收隸中國版圖以還，治越之牧守多無清行，鮮能以惠愛爲政，吏民不堪其苦，遂常叛變，漢靈帝中平元年，刺史朱喁因賦斂深刻，又爲叛衆所殺，帝知交趾多珍貨而牧守鈔循良乃詔選賢能之吏，拜賈琮爲交趾刺史，琮到部，訊知叛狀，及職官貪暴之由，乃騰書告諭，招集流亡，使各安其資業，蠲減賦役，誅除苛虐之渠魁，簡選良吏，以守諸郡，百姓以安，街巷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不敢復叛。

吳孫權併嶺南，以交趾太守，廣信孝廉士燮爲交州刺史，封龍編侯，燮卒以戴良代之，燮子士徽自署交州刺史，發兵拒良，廣州刺史呂岱督兵三千，餘海至交趾，誘之降而斬之，且遣從事南宣國化，於時林邑扶南諸王，皆遣使奉貢。

林邑少田，利日南肥沃，常入寇，晉穆帝永和二年，日南爲所侵佔，且進攻九真，升平三年，交州刺史溫放之討平之，劉宋元嘉年間，復入寇，宋使交州刺史檀

和之，振武將軍宗慤討之，攻入其國，元嘉二十三年克之，林邑王父子偕遁不敢再擾。

唐宣宗大中末年，安南經略使李琢，苛墨自私，屢侵擾羣蠻，虐殺蠻酋，蠻衆怨怒，勾引南詔，襲取安南，安南陷於南詔，幾將十年，嶺南節度使高駢，於懿宗咸通七年始破之，乃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駢爲靜海節度使。

宋仁宗皇祐元年，越邊蠻酋儂存福之子儂智高，反安南，據廣源州稱長生國，安南王遣將討降之，授爲廣源州牧，智高轉攻邕州求爲邕桂節度使，連年寇擾，皇祐四年九月，以狄青爲荆湖安撫使，督孫沔余靖諸軍討之，翌年正月破之於崑崙關，智高走大理，桂越邊境悉平。

宋神宗時，王安石用事，創行新法已甚病民，且喜求邊功，肆擾越境，熙寧八年，越遣李常傑領兵十餘萬，以拯民爲辭，分道侵寇，十二月攻陷欽廉，宋以趙鼎爲安南招討使，宦者李憲副之，帥師討弗克，九年正月，邕州亦陷，知州蘇緘舉家

自焚，二月召李憲還，改以郭逵爲安南招討使，趙高副之，並詔占城占臘合擊安南，十二月攻抵富良江，安南乃乞降。遣使貢馴象，仍稱下國。

元世祖武功甚盛，好征遠夷，旣滅大理，亦將臣服安南，宋理宗寶祐五年，遣兀良合台南侵，索歲幣，景定二年，復遣使至越，索沈香犀角玳瑁珍珠象牙諸物並問銅柱舊界，越不受詔，世祖至元二十一年，封脫歡爲鎮南王，率兵五十萬擊安南，數次進攻，先後八年，安南始願罷兵入貢。

明惠帝建文元年，安南國相，黎季犛廢其君陳氏，自立爲王，未幾傳位於其子胡漢蒼，詭言陳嗣已絕，漢蒼以外甥權理國事，乞明賜封，明以封之，方知其詐，後得陳氏嗣裔陳天平，遣兵納之於越，又爲漢蒼伏兵所刼殺，永樂四年七月，乃以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沐晟張輔爲副帥，十八將軍分由雲南廣西兩道出討，十月朱能卒於軍，詔以張輔代之，十二月張輔大破安南兵五年五月擒黎季犛及其子漢蒼送京師，六月置交趾布政司，六年八月前安南王之子陳顥，糾衆自立爲大越簡定王

，交趾復亂命，沐晟率四萬兵討弗克，顏遜位於其子季擴自稱上皇，其勢益張，成祖復命張輔王友帥師與晟協剿，七年十一月破之獲陳顏於山中，送京師，季擴逃，沐晟追獲之，季擴奉表乞降，命之爲交趾布政使，不受命又剽掠如故，九年正月，復命張輔帥師會晟討之，七月破之，十二年三月，張輔追獲陳季擴於老撾，並縛其孥俱送京師，季擴自沉於河，交趾乃平。

永樂十六年正月，因中官馬騏在越采辦大索境內珍寶，人情騷動，前安南王之金吾將軍黎利歸降後授爲巡檢，常怏怏不樂，於是乘間鼓亂，自立爲平定王，先後遣成山侯王通安遠侯柳升，督師會同黔國公沐晟之兵赴討，均無功，宣宗宣德二年十一月，罷交趾布政司，赦黎利，六年六月命黎利權署安南國事。

世宗嘉靖六年，安南權臣莫登庸篡位自立，不通朝貢，十六年黎利六世孫黎寧，遣使告難，並乞興師問罪，詔右都御史毛伯溫，督軍申討，大兵抵桂邊登庸懼請降，詣鎮夷關大營謝罪，請奉正朔，修職貢永爲藩臣，二十年四月，詔改安南爲都

統使司，授登庸都統使，歲頒正朔，三年一貢，畀黎寧以廣安清化宜安順化四道，俾奉祀事。

神宗萬曆二十五年，莫氏兄弟內訌，黎維潭乘機興兵伐而克之，安南各土酋皆奉表，請以維潭主國事，詔許之，以黎維潭爲安南都統使，降莫氏爲高平郡都統使，因而黎莫常構兵，清康熙五年，詔封黎維禧爲安南國王，莫氏猶爲高平都統使，至康熙十六年，乃爲黎氏所全滅。

黎利之後人，得光復故土，嘗深賴阮淦與鄭檢之力，由是阮氏世爲左輔政，鄭氏世爲右輔政，旣而鄭氏專權，忌阮氏，遣其出鎮順化兼廣南，號廣南王，輔政之權遂歸於一，及鄭森總國政，懷篡志，畏廣南王之強，乃嗾廣南西山之盜魁阮文岳與其弟文惠文侶糾衆攻廣南，文岳旣據廣南，自立爲西山王，拜弟文惠爲龍驤將軍，率阮文任阮有整，分道攻順化，順化亦降，廣南王走下交趾，有整說文惠以扶黎滅鄭，揮兵北進，鄭氏亦敗，岳遂自稱中央皇帝，封惠爲北平王，侶爲東定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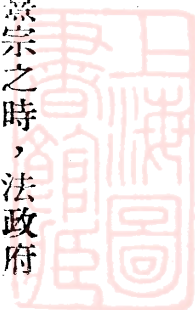
整忠於黎氏，黎維祈拜之爲大司徒，平章軍國重事，文惠忌之，遣將武文任攻殺之，並毀王宮，維祈懼逃，匿民間，王弟維祇，率侍臣及宗室，三十餘人，奉太后赴高平，轉奔龍州求援，兩廣總督孫士毅，廣西巡撫孫永清以事奏，乾隆五十三年十月，命孫士毅及提督許世亨等，率兩廣兵出鎮南關討阮文惠，沿途兵民望風迎降，十一月大軍抵昇龍，文惠棄城遁清化，維祈夤夜詣軍營，士毅就軍中宣詔，封黎維祈爲安南王，因欲獲文惠以歸，滯軍昇龍，且信其必來降，不爲之備，文惠揚言詣降，潛兵而進，翌年元旦，城中正置酒高會，慶祝新年，忽被猛襲，不能應戰，倉卒亂竄，許世亨死於難，孫士毅奔回鎮南關，士卒得生還者不及半，黎維祈母子等亦隨軍奔廣西，孫士毅革職，代以福康安，阮文惠叩關謝罪，齎表乞降，康安主和，奏云維祈再棄其國，並册印而不能守，殊不堪存立，朝廷亦不欲再事遠征，乾隆五十四年詔封阮文惠憲爲安南國王，賞黎維祈三品銜，安置京師，編歸漢軍旗，世

襲佐領。

乾隆五十七年，阮文惠卒。子光鑽嗣立，初廣南王之敗於阮文岳，阮淦之十世孫阮福英，逃下交趾，又爲阮文侶所逐遂逃暹羅，後得暹羅之援，克復下交趾，乾隆四十五年，於柴棍自立爲王，繼又得法兵之助出師伐阮光鑽克之，嘉慶六年，光復廣南建元嘉隆，翌年取東京阮光鑽自縊，三圻底定，遣使入貢，言滅西山新阮，乃爲母族黎氏復仇，乞封爲南越國王，當不忘世守，清廷惡其與漢時之南越同稱，錫稱越南，嘉慶八年，封阮福英爲南國王，越人自稱爲嘉隆王，卽現在安南王之世祖。

中法甲申之役

公元十七世紀之初，法國已蓄經營越南之意，我國明末神宗熹宗之時，法政府屢派宣教師及探測隊到越窺探，清乾隆十四年，法王路易十五，遣一大使到順化，欲與廣南王訂通商之約，廣南王未之許，法亦不强求，然未嘗忘情於越也，迨廣南之西山土酋阮文岳，舉兵攻廣南，廣南王走下交趾，傳至其姪，阮福英，下交趾亦陷，遂奔暹羅，暹羅王助以兵克復下交趾，欲滅阮文岳，而仍未能，法教士畢多祿，乃勸之向法乞兵，且允爲先容，遂任畢多祿爲太師，使世子景濬隨之赴法，乾隆五十二年，與法訂約於凡爾賽，法借以步兵砲兵軍艦武器，助之恢復越南，越則於南圻劃兩島以酬法，並許法人有傳教之自由，時適法國大革命起，法王路易十六爲革黨所戮，此約未交換，畢多祿之計畫頓受挫，而野心未戢，復自邀約法國將校數十人，以私人志願，率軍艦兩艘來助阮福英，途經印度以謀告法印度總督，又得資



以商船二艘，士兵武器各若干，抵越後，福英藉以攻克文惠之子阮光鑽，光復廣南，並統一南北圻，自立爲王，當法軍助戰之時，福英對於法將校及教士均極優待，畢多祿死後，福英之國基亦已漸固，待遇遂較薄，至太子景溶死後，且漸有放逐教士之意，福英卒子福皎卽位，愈苛待法人，終下驅逐教士之詔，法遣使到越修好，亦拒不之見，道光二十七年，法以海軍抵越，礮擊廣南，捕越船五艘以歸，越排外愈烈，懸賞購殺教士，咸豐六年，法又遣軍艦護送外交官奉書至越，要求履行凡爾賽之約，並割讓廣南港，保護基督教，越政府不接待使節，且令擊其軍艦，法艦還擊，毀廣南堡壘，以無援未佔領而去，越愈仇教，西班牙教士，亦多被殺，咸豐八年，法西聯軍伐越，中國適值太平天國之事未平，又有英法攻粵之事，無暇南顧，九年法佔西貢，同治元年，結西貢條約，割邊和定祥嘉定三州，及康道爾羣島與法，准自由傳教自由通商，並賠兵費四百萬元，同治六年，柬埔寨暴民作亂，南圻亦頗動搖，法三州都督，以維持秩序爲名，舉兵襲取永隆安江河仙三州，於是南圻

六州悉歸法屬，南圻無直通中國之水道，法遂又注意北圻之富良江，同治三年，南圻法總督派一海軍大尉率兵到河內要求富良江之通航權，越政府不許，法軍攻河內陷之，並佔據南定海陽諸鎮，三年越與法督締和約於西貢，法認越爲獨立國，越之外交歸法監督，軍需由法供給，學校及陸海軍均聘法人教練，富良江許法自由通航，通商口岸法可駐兵，中國聞之向法抗議，法不置答，其後越政府漸悟此約之不利，光緒六年，遣使至北京，請仍爲中國之屬國，一面獎助劉永福之黑旂軍以抗法人，法之富良江航運遂常受扼於黑旂，光緒八年，法將於富良江沿岸構壘以護航，遣一海軍大佐率礮艦數艘載兵到河內，強求築壘之權，越拒絕之，法礮艦突擊河內拔之，越急召黑旂軍應戰，九年法大增兵，中國爲聲援藩屬鞏固邊圉，桂撫倪文蔚奏派提督黃桂蘭，道員趙沃率師出關，分左右兩路，於越之宣光太原河陽高平諒山等省，擇要駐劄，雲貴總督劉長佑，亦奏派藩司唐炯督兵出駐越邊，三月法軍陷南定，廣西加派藩司徐延旭，出關布防，雲貴總督岑毓英亦加派能耐烟瘴之練軍，進駐越

之興化山西一帶，爲越將劉永福之後盾，四月劉永福襲攻河內獲勝，法軍嬰城固守，迨援兵至，永福餉絀兵疲，退紮山西懷德府，法以砲船上攻未得逞，桂急增兵北寧，力加扼守，五月徐延旭黃桂蘭趙沃同到北寧布置，黃趙遂長駐北寧，是月二十六，法使脫理古，到滬晤李鴻章，致節略云，法兵在北圻所爲之事，中國無得阻撓，亦不得顯然或暗中干預越南之事，且不稍侵中成約後所已有之情勢，中國須允開雲南通商口岸，法國可約明不犯中國邊界，亦不侵佔越南土地李以不便承認，甲戌之約，辭以須向朝廷請旨，未與商議，逕返天津，六月越南王阮福時病逝，其弟阮福昇嗣立，未幾法進兵順化，迫立新約，越王承認歸法保護，是月吏部主事唐景崧，奉發赴滇，途次桂邊，徐延旭奏留贛襄軍務，常往來於山西北寧各營，聯絡滇粵各軍，潛以餉械接濟黑旗，法又由西貢增來新兵，分駐海陽河內等處，七月以四千餘人分水陸兩路合攻懷德府，黑旗軍擊退之，適霖雨連朝，四郊盡成澤國，法復乘機決隄，幸黑旗軍早已移駐高地，未受損失，此次唐景崧連籌帷幄，至爲得力，八

月上諭賞給四品銜，法以我軍助劉，曠有煩言，法使脫理古自滬至津，向李鴻章抗議，李以防邊剿匪爲詞，力爲強辯，一面請旨嚴飭滇桂軍助劉不宜過張形跡，致啓齟齬，難於轉圜，九月旨調倪文蔚，補廣東巡撫徐延旭署廣西巡撫，仍出關調度軍事，法軍又在丹鳳大敗於劉軍，悉數退回河內，惟劉軍因知法越和約已定，士無鬪志，遂亦退至山西省城，滇軍則退守興化，獨桂軍仍紮北寧等處，十月旨飭沿江沿海各督撫選將調兵籌備戰守，並着岑毓英出關督兵，唐炯回滇籌辦餉需，另派總兵丁槐帶黔軍三千到越助防，進紮山西省附近斯時法於北圻之河內寧平南定海陽興安廣安等省，已陸續設官，並趕修道路，建築砲壘，竭力經營戰守之備，十一月十七山西省城爲法軍所破，劉軍退守興化，滇軍退駐興化之上游，北寧三面受敵形勢亦極危殆，十二月岑毓英自滇抵保勝，十年正月，奉旨節制關外諸軍，徐延旭所統亦歸調遣，二月十五北寧告急，岑派唐景崧偕劉永福率四千人往援已無及，黃桂蘭趙沃奔太原，所部各營潰退諒江，郎甲、等處、劉永福仍歸興化，未幾太原亦失，黃

桂蘭走諒山，趙沃走高平，徐延旭因株守諒山，調度無方奉旨革職拿問，調潘鼎新署理廣西巡撫，接統徐邵，扼守諒山，三月杪，岑毓英因興化糧盡，督同劉軍陸續退駐於河陽及保勝，力守紅江之上游，四月十七北讞通商大臣李鴻章，與法水師總兵福祿諾在天津議定簡明條款，（條款另見）旨飭滇桂軍扼紮原處，俟諭進止，五月初一，法軍逼近觀音橋，言將收取諒山，桂軍與之相持三日，法軍敗退三十里，北京法公使照會總署，謂華兵不依約退回邊界，法兵收取諒山，反遭攻擊，中國應負責任，法國保留索賠之權，並請華兵迅速退出北圻全境，總署復以界未議定，退兵日期亦未約定，諒山向係華軍駐地，詳細條款未議，不能即調回邊，此次法兵未先知會，遽行前進。法國應負責任，希飭法兵勿再擅進，並速派大臣來議詳款，法使仍催速將駐在北圻地方之華兵撤回華界，閏五月二十四，上諭着岑毓英潘鼎新將保勝諒山各處防營，撤回滇粵關內，並限一月內全數撤竣，法仍要素賠款，言將佔據中國一地，以爲質，忽有法艦四艘到閩，兩艦泊馬尾，兩艦停口外，上諭派兩江總

督曾國荃爲全權大臣，赴滬與法特使巴特納開議詳細條約，巴要先認賠兵費，始允開議，中國絕不認賠，又有法艦四艘到閩，七艘到台灣，三艘到吳淞統歸孤拔指揮，六月大法海軍攻毀北砲台，索賠八十兆佛郎，方允退兵，曾國荃奉旨回江寧準備決戰，不再與巴會議，七月初一，駐京法使謝滿祿下旂回國，法僑利益交託俄使保護，中國駐法公使李鳳苞亦下旂去法，初四福州馬尾法艦開砲，我大小七艦俱被擊毀，船廠亦被毀一部，初五長門砲台擊沈法兩艦，初八長門金牌各砲台均被毀，吳淞江陰皆告警，十二岑毓英自保勝派六千人，協同劉軍攻得宣光，將會合桂軍取太原，八月十四法陸戰隊佔據基隆，並攻淡水，駐越法軍連日力攻郎甲，將取諒山，疊被蘇元春擊退，九月初四日，法海軍實行封鎖台灣各口，並攻澎湖，十月劉永福敗於宣光，前廣西提督馮子材，自欽州募兵十營，偕王孝祺一軍，同到桂邊協防，十一月旨派廣西按察使司李秉衡到龍督辦軍裝糧餉，十二月十日起，法向諒山不斷進攻蘇元春所部血戰旬餘糧械皆不繼，二十九日，諒山不能守，焚城退守文淵，十

一年正月初九法攻文淵，文淵守將楊玉科陣亡，桂粵各軍退守鎮南關，十三日鎮南關亦失，龍州震動，蘇元春退駐幕府，王德榜退油隘，馮子材王孝祺扼守關前隘，潘鼎新革職，旨着蘇元春督辦廣西軍務，李秉衡護理廣西巡撫，協同整理各部隊，準備反攻，二月十一蘇馮等軍與法大戰於關前隘，法軍被驅出關，華軍進至文淵十二克馱驢，十三復諒山，法軍退北寧，同時台灣法軍攻據澎湖，桂軍捷訊未達北京，二月初七日已電派李鴻章與法使議辦詳細條約，二月二十一諭滇粵各軍撤回邊境，桂軍限三月二十一撤完，滇軍限四月二十一撤完，三月初一，台灣停戰，撤銷封鎖，四月二十七，李鴻章與法使巴特納簽定中法越南條約十款，（條約另見，）戰局於以告終，南藩從茲永棄，此役法之攻越始於光緒八年，中國出兵入越，則始於光緒九年，然中法軍未嘗直接交綏也，光緒十年六月法攻台北，七月中法公使皆下旂歸國，中法方爲正式之交戰是年歲次甲申故謂之甲申之役，至於十一年正月，鎮南關失守，二月諒山克復，澎湖被據，猶文章之餘波耳，勝敗之數，言和之意，實

決於甲申矣，嗚呼阮福英藉外力以爭國，引狼入室曾紀澤對於越南仇殺法教士，主張由法越自行裁判，又自棄上國之權，迨法加兵於越，既未興師聲討，且不敢言援越，舉朝議和議戰，遲回審顧，期年不決，夫越爲吾屬，援之助之本埋直氣壯之事，而諱莫如深，棄直就曲，反壯爲老，總以太平天國之據南京，英法聯軍之攻津沽猶在痛定思痛之時，而沿海數萬里，海軍未備，要塞未固，防守無方，且餉需萬窘，羅掘俱窮，法若內犯，在在堪虞，不免動搖全局，致重慮挑釁，惟冀能折衝於尊俎之間，孰知法之窺越，幾已成不易之策，而越又已甘於屈降，徒陰賴劉永福之衆，以圖存越，顯已示人以弱矣，何待福州之敗，台灣之失，始知勞師糜餉，而終無補於時艱哉，有文事而無武備者，當知鑒之。

龍州定爲桂邊通商口岸

根據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七由李鴻章等與法使巴特納所簽定之中法越南條約第六款，法國特派外部司長戈可當，一等領事卜法德，於是年七月首途，八月抵滬，準備開議商約，中國仍派李鴻章爲全權大臣，於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初五在天津開議，至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即西曆一八八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議定越南邊界通商章程十九款，（章程另見，）光緒十三年五月初六日即西曆一八八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又由慶郡王等與法使恭思當在北京續定商務專條十條，（專條另見，）龍州遂定爲邊界陸路通商口岸，通商之初，龍州海關辦公地點，原擇定於龍州城外勇烈祠左近，以當時龍州南岸尙未有直通大壘城，以達鴨仔灘之路，凡旅客貨物，由鎮南關出入口者，出口則自勇烈祠河邊，渡過萋園角，到崩橋再渡到大壘城，而後經鴨仔灘憑祥等處以出關，入口則到大壘城渡過崩橋，以入龍，所以至今龍州通南關之電線，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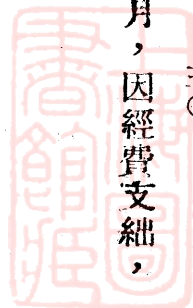
係由崩橋，飛線過河，以達大壘城，至於由平而關水口關，兩水路出入口者，來去之船隻停泊於勇烈祠附近，亦甚便利，後因開辦鐵道，龍州之火車站設在南岸，且南岸，亦已闢有一路可達大壘城，海關辦公處，遂亦改設於南岸，但於龍城商人及船戶俱頗感不便，然現在龍州南北岸經於民國二年建有鐵橋以相聯，法國領事館亦已遷設於南岸，而龍南邕龍兩車路之起迄點，又皆在南岸，其與商民便利與否之情形，自又不同矣。

註 鴨仔灘卽鴨水灘 崩橋卽彬橋

龍州法國領事館之沿革

清光緒十三年，中法約定龍州爲桂邊通商口岸，光緒十五年卽西歷一八八九年，法國便派員到龍組織領事館，館內除正副領事之外，尙有文案醫師，亦均係法國人，館設於萋園角，居雙溪合流之間，佔地頗廣，後因龍州鐵路停辦，遂於光緒三十四年，卽西歷一九零八年，移到龍州南岸，以龍州火車站爲領事館，是年並裁去正領事，祇設一副領事，以領館之醫師兼代之，文案繙譯等亦皆改用華人，宣統二年，卽西歷一九一零年，改設正領事館於南甯，宣統三年又回設於龍州，民國九年卽西歷一九二零年，龍州之副領事改爲正領事，兼理南甯法國商務，民國十一年十一月，越南總督署選華人之在河內醫學院畢業者，派到龍州法領事館服務；並設法醫院，施診施藥，民國十九年二月，共產黨盤據龍州，法領事被拘驅出境，領事館公私物件被掠一空，法領事暫駐越南，執行任務，民國二十二年四月領事館修繕完

竣始遷回龍，仍以領事兼理邕龍兩埠法國商務，民國二十三年七月，因經費支絀，裁員減政，法領館不設醫師，法醫院亦停辦。



桂越分界

依照光緒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所定之中法會訂越南條約第二款，法外部派該部司長浦理燮，廣東法領事師克勤，陸軍武官狄塞爾，海軍武官卜義內，醫官倪思，繙譯官巴律等六員，於是年十月到達河內，準備分界，中國則派周德潤往雲南，鄧承修來兩廣，會同各該省督撫岑毓英張之洞李秉衡等，與法議勘，鄧承修於十月二十日抵龍州，十一月二十日與浦理燮等會於文淵，十二月初八日起至十二年正月十九日止，連在南關及文淵開議數次，鄧承修以現在之界可稍更正爲詞，欲以諒山或馱驢或文淵屬桂，並以芄葑高平保樂皆屬桂，浦理燮堅執必照舊界勘分，因此屢議不諧，幾至決裂加以芄葑以西，遊勇肆擾春瘴春水又皆漸發，亦實難於履勘，乃擬暫罷議，但京廷恐法以違約藉口，又啓衅端，疊電鄧等按約速了，勿過拘執，無論如何必先勘一二段，簽立文據，餘俟後議，以免別生枝節，於是二月初十日遂議定

就舊界先勘中段，從南關起，東至隘店，西至水口關，並定於十五日起勘，是日由南關分東西兩路進行，東路十七日勘至油隘，十九日至羅隘，二十二至那支隘，二十五至隘店，二十六在隘店書約畫押，西路則於三月初五日勘至巴口隘，初七至絹村，初九至平而關，浦卜俱病，且春水大發，山路難通，從人亦多疲憊，不能繼續前進，因而初十日便在平而關書約畫押，並議定同俟秋末再行擇期齊到海寧，從粵界起勘，鄧承修遂奉旨准其返粵省親，四月十二日由桂返抵廣州，即轉回原籍，至十月十五日，乃率隨員等同到東興候會法使，時浦理燮已因病返國，法方改派狄隆由滇到粵會勘，但因海寧不靖，延至十二月始克開議，前後共議十七次，至十三年三月初五日方將廣東欽州迤西之界，及桂越全界按圖分定，至於欽東向屬中國之白龍尾地方，及久隸越南之江平黃竹兩地，爭持莫決，迨五月初六日，總理衙門與法國駐京公使恭思當續議商務專條之時，始行議定一起劃歸華界，斯時越邊各地常有義民遊勇四出攻擾，且有越之宗室，及舊臣等，在內指揮，助其聲勢，到處遊擊，

出沒無常，致詳細測定界綫及繪圖立碑等事，遲至光緒十五年秋始獲舉辦，又因法方委員拉巴第不依圖約偏執一見，互爭莫決，事復中止，十六年八月駐京法公使再照會總署，改派使館參贊法蘭亭接續辦理，請中國亦即派員會辦，法蘭亭遂於十月初九日到芒街，會同華方委員，續辦粵邊之界圖界碑，粵越邊綫共長四百零六里，陸地分界僅有五十里，餘悉以水爲界，十月底辦竣，由駐龍法領事安迪，代約署理邊道向萬鏢，於十一月初四到峒中，議辦桂越邊綫，向道於十月二十六日自龍啓程，如期抵達峒中，商議三日，公定於初九日起，各派測繪人員自桂粵交界之吞倉山測起，由柳慶鎮總兵馬盛治率兵保護，十二月初三測至隘店，十九至南關，十七年正月十三到平而，時已交春，雨多瘴重，進行極慢，三月初九日方繪畢界圖，十三日，向萬鏢與法蘭亭，在平而關會立圖約，並訂定秋後再會同立碑，並進勘西路界綫計東路邊綫自平而關起，沿鎮南關隘店至九特汛屬之吞倉山止，共長六百零四里，第一次勘界，東路全綫祇分爲兩圖，一自吞倉山至隘店，一自隘店至平而關，此

次直測一綫，並橫測三里，較爲詳細，遂分爲三圖，自吞倉山至隘店爲第一圖，計長二百八十六里，自隘店至鎮南關爲第二圖，計長二百四十二里，自鎮南關至平而關爲第三圖，計長七十六里，總共六百零四里，應立界碑六十七方，立碑地點，均於圖上記明，自西而東第一號至第十八號，在第三圖，第十九號至第五十一號在第二圖，第五十二號至第六十七號在第一圖，是年九月桂撫馬丕瑤，札委龍州城守營遊擊伍起祥會同法員依圖豎立，至十八年三月十八日全數豎完，是爲桂邊東路，前後分界繪圖立碑之概略，桂邊西路，則由邊道蔡希邠，與越督所派之勘界委員西威儀，副委員法明，於光緒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齊集平而關，開會議定，分作五段勘測，並定於十九日從平而關起勘，第一段自平而關至苛村隘，共長二百七十二里，第二段自苛村隘至隴茆隘，共長二百九十三里，第三段自隴茆隘至隴邦隘金龜口，共長二百六十六里，第四段自隴邦隘金龜口至魁來山，共長二百一十三里，第五段自魁來山至與雲南交界之各達村止，共長二百五十三里，總共一千二百九十七里

，分爲五圖，於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勘分完竣，五月十三日在龍州簽立圖約，西路全線亦自平而關起，由東而西，沿水口關碩龍隴邦平孟至百南汛屬之各達村止，共立界碑一百四十方，第一號至第三十二號在第一圖，第三十三號至第五十七號，在第二圖，第五十八號至第九十三號，在第三圖，第九十四號至第一百一十七號，在第四圖，第一百一十八號至第一百四十號，在第五圖，立碑工作則至光緒二十年四月始告完竣，五月十八日在龍州道署簽定界圖，此時西威儀已奉調赴勘滇越界線，法方另委格依鴉釐與蔡希邠會簽，而立碑工作之所以遲延者，則爲金龍峒與里板三村之歸華歸越久爭不決也，蓋此兩地，原均屬於中國，太平府安平土州，而緊接越邊之下琅縣境，金龍峒則因嘉慶末年地方荒亂，土民逃散，漸被越民侵入，里板三村，則被安平土州官李秉珪，私當與下琅縣知縣陳光，迨光緒十年兩地皆爲遊匪所盤據，該地人民求救於越，而越莫能援，適此時蘇元春奉桂撫潘鼎新奏調到邊，乃轉赴蘇之行營乞援，當卽由蘇派隊驅散遊匪，並留兵一營扼要駐守，該地人民遂稟稱此

地本屬中國，求向越南收回，蘇乃轉請撫院，札飭太平府查辦，後該府李，查得府署尙有金龍峒七隘及里板三村完糧之串冊，太平府志安平土州所屬，亦有金龍七隘里板三村之名，遂由李守行文越南高平省布政司范諧，按察司嚴香芳，請其交回金龍峒，一面嚴飭安平土州官，刻日贖回里板三村，高平兩司據以入奏越王，奉准退還，且取有兩司及重慶府王琅縣之印文，並附地圖爲憑，定界之際，西威儀堅必爭以屬越，而該地人民。聞法之爭，扶老攜幼，拈香環跪，蔡道輿前，訴稱彼等皆中國倉生，若淪異域寧願就死，訴畢哭聲震野，情甚可憫，且金龍峒有崑蕩凌檠嶮疾崑吉崑重嶮崗孔村等七隘之險，若以屬越則我方失却天然屏蔽，一旦國際有變，敵軍可直趨太平，而龍州反落其後，爲謀鞏固國防，吾人自亦不得不力爭以屬我，至於里板隴保隴託三村，所佔地面，長約里半，寬約半里，一面臨水，一面依山，三村居民，總共不滿百家，原非如何重要，但此地既本屬乎中國，且爲往來龍州歸順者所必經之地，故亦必爭以屬我，後因中日戰事將發，總署電飭通融辦理，從速了

結，乃僅得金龍峒七隘仍歸中國，里板二村則劃以歸越，惟訂明仍留原路供華人往來龍州歸順之用，以中法文勒碑記之，除軍隊軍械及違禁物品之外，隨時准許華人自由通過，我國爲便軍警之往來，乃於華邊另闢一路，以達碩龍，此路共有十九窠，至爲崎嶇，再則西路第十五號界碑，立於扣梅嶺上，此嶺華佔小半，法佔大半，約定兩國均不得在嶺修築砲台營壘，亦以中法文勒碑記明，現在全邊保管界碑之責分歸各對汛分署擔負，東路第一號至第十號及西路第一號至第九號，均歸平而汛保管，東路第十一號至第二十五號歸南關汛，第二十六號至第五十八號歸隘店汛，第五十九號至第六十七號歸九特汛，西路第十號至第三十三號歸水口汛，第三十四號至第六十四號歸碩龍汛，第六十五號至第一百零六號歸隴邦汛，第一百零七號至第一百二十四號歸平孟汛，第一百二十五號至第一百四十四號歸北南汛，各汛署汛員與汛警隊長輪流按月親往巡視一次，以知有無損壞，有無移動，惟各汛所管界碑之多少，間有與其對方法汛所管之多少不同者，處理汛務有時頗感不便，是尙

廣西邊務沿革史

有待於稍爲改革焉。

註 歸順卽今靖西



中越邊界創辦對汛之緣起

甲申戰罷，越歸法屬，繼而訂約通商，立碑分界，擾攘數年，邊地人心久不安定，加以戰後之散兵遊勇，流爲匪盜，隨地蔓延，兩國邊境之安寧秩序，遂綦難於維護，分界之後，中法軍隊遵照條約，各守邊疆，不能越雷池一步，而侵犯領土之主權，尤使兩邊匪類，更有方以趨避，劫奪於華，則窩藏諸越，擄掠於越，則遁匿諸華，兩邊俱有其逋逃藪，聚散無常，此剿彼竄，兩國防軍疲於奔命，而終莫能肅清，因此光緒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即西歷一八九五年六月二十日，中法會訂商務專條附章之際（附章另見）第一條便訂明日後須商定章程，以會同巡查中越邊界，光緒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即西歷一八九六年五月七日，遂簽定中越邊界會巡章程六條，計二十八節，（章程另見），中越兩邊對汛，便依此章程而開辦。

廣西對汛督辦之沿革

甲申敗績，南藩爲法蘭西所撤，強鄰逼處，不得不籌固圉之方，督辦廣西軍務，廣西提督蘇元春，遂奉命改任廣西邊防督辦，光緒十二年，並將提署，移設龍州，（廣西提督本駐柳州，）且添設邊關道，以資分任鎮撫迨光緒二十二年八月開辦對汛，即以蘇兼任全邊對汛督辦，後蘇因被揭參去邊，繼以四品京卿鄭孝胥，仍係邊防督辦兼對汛督辦，鄭來邊之時，並於湖北率數營武建軍同來，時爲光緒三十年，距喪失越南之日，業將廿載邊陲日見承平，並覺法人亦無窺邊之意，邊防軍備遂漸廢弛，至光緒三十一年取消邊防督辦，鄭氏解組，乃由廣西巡撫李經羲，奏派太思順兵備道莊蘊寬兼任對汛督辦，自是以迄清末，對汛督辦一職，成爲例由邊道兼任，並無須特爲奏派，龍濟光於光緒三十三年繼莊而任對汛督辦，亦係以邊道兼任，龍之後兼任者尙有張德淵，姚紹書，吳徵鼐，李開侁，諸邊道，宣統元年冬，奉



開僉爲整頓汛務，改各汛委員爲對汛交涉員，以駐防邊各汛地之巡防隊督帶，或管帶，兼任對汛會巡員，稟請兩廣總督，暨廣西巡撫，加派巡防隊統領，左江鎮總兵陸榮廷，亦兼對汛督辦，此際廣西對汛有一文一武兩督辦，其辦法亦未見妥善，迨民國紀元，道缺撤消，李開僉調充廣西都督府秘書長，對汛督辦一職，遂由龍州軍政分府府長陳炳焜兼任，繼陳者爲林俊廷。民元三月，廣西都督復委李開僉爲對汛督辦，兼邊防軍統領，旋因編組邊防軍之事，爲林部所反對，弗克實現，李去爲陸都督代表赴北京，對汛督辦仍由林兼，民國二年由北京陸軍部，請派少將林紹斐，爲廣西全邊對汛督辦，三年林紹斐另有任用，廣西督軍請以余炳忠代理督辦，是歲越南革命黨，在桂邊勾結匪類，侵擾越邊，中法間發生大交涉，後經兩國政府，各派專員到邊組織中法委員會，就地查辦，和平了結，我國深覺此後廣西對汛督辦，宜以駐邊之最高級軍官兼任，對於維持邊安，方較易於爲力，民國三年冬，乃以第二師師長，龍州鎮守使譚浩明兼任對汛督辦，民國五年，廣西特編十營邊防營，專

駐沿邊，兼監護龍南龍水兩路之交通，以曾廣義爲邊防營總司令，兼對汛督辦，斯時廣西邊境，至爲安謐，民國七年曾在任病故，邊防營副司令兼對汛副督辦彭玉勝，陞任總司令兼督辦，民國十年，粵桂啓釁，秋桂軍失敗，龍州亦爲粵軍所據，以第五路司令黃大偉兼任對汛督辦，未匝月易以司令黃明堂兼任，民十一春，廣西邊防自治軍驅粵軍於境外，龍州地方各法團，公推在籍巨紳，前桂平鎮守使韋榮昌暫任對汛督辦，未幾即交自治軍司令李紹英兼任，此時爲老桂系首領陸譚再起之時，民三陸譚又下野，邊防復遭兵燹，省派胡宗鐸爲鎮南善後處處長，兼對汛督辦，不久胡偕俞作柏呂煥炎等，赴欽廉與陳銘樞會師，收拾粵南，李紹英繼胡爲善後處處長兼督辦，迨滇軍寇桂，李離龍，各法團又公推韋榮昌暫任督辦，滇軍敗回滇，民十四胡宗鐸再任鎮南善後處處長兼汛督，既而胡隨第七軍出師北伐暫以督辦署第一課課長任幹兼代，冬省派旅長呂煥炎爲龍州警備司令兼對汛督辦，以繼胡宗鐸，呂接任年餘赴鎮北海，多不在邊，民十八秋，請以呂毅貽代理督辦，冬俞作柏自邕敗竄到

邊，呂避入越，俞以其弟作豫爲警備大隊長，兼對汛督辦，民十九春，俞作豫忽張赤幟，組織紅軍，共產黨王逸等到龍組織蘇維埃政府，假民衆大會之名，巡行示威，拘解外人出境，中越交通斷絕，汛務中輟，夏初梁朝璣李紹英率省軍抵龍，擊散共黨，李留龍以指揮官兼汛督，滇軍又寇桂，李率所部退邕助守，龍州各法團公舉林俊廷暫代汛督，滇軍敗退，李紹英復職民國二十年李調任南寧海關監督，省派鎮南清鄉司令第四十五師師長韋雲淞，兼任對汛督辦，二十一年九月，韋辭督辦職，西南政委會派李品仙爲廣西邊防督辦，兼對汛督辦，其權責一如前清之蘇鄭，二十四年八月，李品仙調任第四集團軍總參謀長，邊防督辦撤消，九月鍾祖培繼任對汛督辦，兼龍州區民團指揮官，及行政監督，十一月西南政委會另派卸任陸軍第二十四師師長覃連芳爲對汛督辦，鍾卸汛督之職，仍在龍州專任指揮官兼監督，二十六年九月覃奉調爲三十一軍副軍長，兼一三一師師長出發前方，繼之者卽現任對汛督辦鄭承典。

歷任廣西全邊對汛督辦一覽表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製

本職或曾任	姓名	別字	籍貫	任職次數	任職	年	月
廣西提督兼廣西邊防督辦	蘇元春	子熙	廣西	一	前清光緒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		
四品京堂廣西邊防督辦	鄭孝胥	蘇戡	福建	一	光緒二十九年		
太平思順兵備處	莊蘊寬	思絨	江蘇	一	光緒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		
兼管全邊營務處	龍濟光	子誠	雲南	一	光緒三十三年		
太平府知府護理	張德淵	雲墀	江西	三	光緒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宣統元年		
兼管全邊營務處	姚紹書	伯瓊	浙江	一	光緒三十四年		
太平思順兵備處	吳徵鼈	曉舟	福建	一	光緒三十四年十月至十二月		
兼管全邊營務處	李開侁	穎陳	湖北	二	宣統元年六月至三年九月 民國元年三月		
廣西左江鎮總兵	陸榮廷	幹卿	廣西	一	宣統元年十二月 至三年九月		
龍州軍政分府府長	陳炳焜	舜琴	廣西	一	民國元年		
邊防第一軍統領兼 代軍政分府府長	林俊廷	莆田	廣東	二	民國元年 民國十九年		



曾任廣西都督府參軍等職	林紹斐	竹君	廣東	一	民國二年
曾任廣西思恩府知府等職	余炳忠	紫庭	江蘇	一	民國三年
陸軍第二師師長 兼龍州鎮守使	譚浩明	月波	廣西	一	民國三年至五年
廣面邊防營總司令	曾廣義	少輝	廣東	一	民國五年至七年
廣西邊防營總司令	彭玉勝	潔齋	湖南	一	民國七年至十年九月
粵軍第五路司令	黃大偉	子蔭	湖北	一	民國十年十月
粵軍司令部	黃明堂		廣東	一	民國十年
曾任廣西平鎮守使等職	韋榮昌	善堂	廣西	二	民國十一年 民國十三年
廣西邊防自治軍司令鎮南 善後處長龍州鎮守使指揮 官等職	李紹英	白雲	廣西	四	民國十一年十三年十九年二十年
鎮南全屬善後處長	胡宗鐸	今子	湖北	二	民國十三年 民國十四年
對汛督辦署第一課課長	任幹	鍊銘	湖南	一	民國十四年
旅長兼龍州警備司令	呂煥炎	光奎	廣西	一	民國十四年至十八年

廣西邊務沿革史

曾任桂軍司令等職	呂毅貽	伯蓀	廣西	一	民國十八年
桂軍警備大隊長	俞作豫		廣西	一	民國十八年至十九年四月
第四十五師師長 兼鎮南清鄉司令	韋雲淞	世棟	廣西	一	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一年九月
廣西邊防督辦	李品仙	鶴齡	廣西	一	民國二十一年九月 至二十四年八月
龍州區民團指揮官 兼行政監督	鍾祖培	植軒	廣西	一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 至十二月
第四集團軍總司令 部中將高級參謀	覃連芳	武德	廣西	一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 至民國二十六年九月
第五路軍總司令 部中將參軍	鄭承典	蘭蓀	廣西		民國二十六年十月

廣西對汛副督辦之沿革

廣西全邊對汛督辦，須對付越南芒街諒山高平河陽四督辦，職務足見繁重，且沿邊東西兩路共長一千九百餘里，交通不便，管理督率，常覺鞭長莫及，故光緒二十二年八月對汛開辦之後，因蘇督辦常駐連城，對於西路各汛深慮關顧不到，即請加派蘇元瑞爲副督辦，駐劄水口，專理桂邊西路汛務，至二十三年十月又增設南關副督辦，專理東路汛務，遇有重大事件，方由蘇督辦親加處理，及鄭孝胥兼任汛督邊境匪氛已戢交通亦比前爲便，汛務亦已上軌道，一切俱較簡易，乃將東西路兩副督辦一併裁撤，迨民國光復，邊防各機關諸多更革，所有邊地之軍政民政財政外交諸大權，統歸於龍州軍政分府，職責異常繁重，當時政局尙未大定，汛務有國際關係，甚恐偶有疎虞，致啓交涉，而礙大局，於是恢復舊制，於東西兩路各設一副督辦，以補助督辦之不及，東路對汛副督辦駐憑祥，當時暫委鎮南關對汛交涉員王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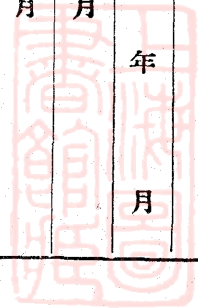
兼任，西路對汛副督辦駐歸順，委歸順府府長金開祥兼任，金去後鄧鴻繼繼任歸順府長仍照兼副督辦，半年後甚覺事權不一，汛務反多展轉遲滯之弊，乃於民元八月取消東西路副督辦，改委楊慶森爲全邊對汛副督辦，對外不負責祇對督辦負責，襄助處理一切汛務，民五楊慶森乞假回籍，民六，廣西督軍署改委邊防營副司令彭玉勝兼任，民七，彭玉勝陞任總司令兼督辦，改委廣西督軍署參議，汛督署課長吳懿兼任，民十五廣西省政府另委麥煥章，專任對汛副督辦，麥到邊不久，卽請假去，遺缺懸而未補，至民十六，開辦廣西邊務學校，暫以副督辦之薪俸，撥作邊校學生膳費，此職遂從此復歸於無形之裁撤

歷任廣西對汛副督辦一覽表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

本職或會任何職	姓名	別字	籍貫	任職次數	任	職	年
鎮南關對汛交涉員	王懋	幼栢	福建	一		民國元年一月至七月	
廣西歸順府府長	金開祥	子呈	貴州	一		民國元年一月至四月	
廣西龍州府府長	鄧鴻繼	懷	廣西	一		民國元年五月至七月	
歷任龍州道署洋務文案對汛文案	楊慶森	鏡瀾	福建	一		民元八月至民五九月	
廣西邊防營副司令	彭玉勝	潔齋	湖南	一		民六至民七	
對汛督辦署課長	吳愨	式文	福建	二		民七十二月至民十九月 民十一九月至民十四五月	
廣西督軍署參議	麥煥章	慕堯	廣西	一		民十五	
留法哲學博士							

附 前清各副督辦之姓名除蘇元瑞外俱無從查考故暫缺不列

記



對汛督辦署組織之沿革

對汛督辦一職，自前清至民元，或由邊防督辦兼任，或由邊道兼任，或由軍政分府府長兼任，彼時並無對汛督辦署之組織，祇爲對汛事務，多用一二職員，專理對汛及外交事宜，最初名爲繙譯文案，旋改名洋務文案，又改名對汛文案，名雖屢易，而職責並無所異，迨民二林紹斐專任對汛督辦，始獨另組織對汛督辦署，當時署內於督辦副督辦之下，分設軍事外交兩課，其收支庶務收發管檔監印繕校譯電等事，統歸軍事課管理，民七改稱第一課，第二課，其職責與前之軍事課，外交課，無異，民二十一年秋，李品仙以邊防督辦，兼對汛督辦，並兼龍州區民團指揮官，及行政監督，四署合併辦公，分作三科辦事，第一科軍事，第二科外交，第三科總務，組織較爲嚴整，各科職務之繁簡，亦較平均，及李品仙去後，邊防督辦署撤消，又復一二兩課之舊制，以至於今。

廣西對汛委員之沿革

對汛兩字在法文爲 *Postes militaires doubles*，其義爲雙重汛地，在中文則對字有並峙之義，汛爲分兵駐防之處，顧名思義可知對汛者，係雙方互以兵力防護治安也，故其最重要之職務，乃在會同巡查邊境，剿除匪類，以保邊安，因此越邊對汛，向皆以駐防之軍官兼任汛員，受對汛督辦之指揮，桂邊設汛之初，亦皆以駐紮沿邊之軍官兼任汛員，惟於南關平而水口三汛，各置委員一人，但此三委員，實際上並不負巡查剿匪之責，祇以該三汛，卽邊防之三關，中越通商，當時皆由此出入，乃全邊各汛中最衝要之汛地，向爲籌邊者所重視，每有邊事發生常先注意三關，因而交通較便，汛務亦較繁，尤以外人往來交際之事爲多，彼時沿邊駐防之軍官多由營伍出身，匪特不諳外交，卽中國文字能解者亦尠，以之對外自難稱職，故於此衝繁之三汛，各置一委員，以辦理交涉與交際，最重要之巡查與剿匪之權責，仍全在

於駐防該汛之軍官，此名實不相符之對汛委員，辦事自多竭蹶，蓋對汛委員爲對汛督辦所委之員，換言之卽係受對汛督辦之委託，而代表督辦在邊汛處理汛務之人，是則委員所在之汛，其駐防該汛之軍官，依照對汛會巡章程，便是所謂汛弁，自應聽受委員之指揮調遣，此委員方能名副其實，以負辦理對汛之職責，而彼時旣以三汛爲繁要，特置對汛委員，又不予以全權，致與法汛委員之權限不相等，不但不能負會巡之責，卽處理其他汛務，偶有需用兵力之處，便常束手無策，不異旣使人書，而又從旁掣其肘焉，然此亦自有其故也，緣當年千城之選，概以素所信用，忠誠足恃者，爲第一要義，才不才在其次也，才足以對外，未必可爲腹心，可寄以腹心者，又不能對外，於是兩利相權，取其重，在無可如何之中，不得不於此衝要之三汛，設置似是而非之汛員，如此辦法，固已甚不妥善，而所用之委員，又皆不得其人，夫三關旣深知其爲重要，則駐劄三關辦事之人，自應嚴慎遴選，以收外交際之效，無如邊地人才之乏，彼時爲尤，當局者欲於其素所信用者之中，求其知

兵而兼能外交者，固不可得，而祇求專長於外交者，亦難多覯，倘遠求諸內地，而當時沿邊未靖，水土惡劣，交通不便，遠方之人，莫不視邊防爲畏途，殊無從羅致，以故所用爲三關對汛委員者，皆就近取其略通法文法語者，便爲上選，匪但非外交人才，甚且無公務員之資格，常騰笑鄰邦，玷辱國體，當道者徒興才難之歎，迨光緒三十三年，愛店汛匪案辦理不善，引起重大交涉，革命黨攻鎮南關，佔據右輔山砲台，南關汛員亦不善處理，是年冬廣四巡撫張鳴岐親自巡邊方知對汛爲邊防之重要機關，倘平時不善辦理，至事變發生而後補救，殊鮮有濟，遂致對外疊遭失敗，乃囑其洋榜文案魏子京，物色人才，以備整頓，光緒二十四年冬，吳徵鼈署邊道，便先將三關汛員全行撤換，後吳奉調上省署理臬司，張鳴岐奏保梧州府知府李開侁，陞署太思順道，責以整飭邊事，宣統元年六月，李開侁到任，八月卽派對汛文案吳懋，赴沿邊調查各汛情形，結果以愛店隴邦平孟二汛事務之繁要，不亞於三關，亦各委一專員辦理，九特碩龍百南三汛，則各添設一繙譯員，（民國元年該汛亦改

委專員)各汛公費均略於增加，然對汛最重要之職務，乃在於維持邊安，凡會巡剿匪以及保護外人偵緝人犯等事，胥有賴乎兵力，各汛係歸該汛地之軍官兼辦者，對於應用兵力，自無問題，凡屬另委專員辦理者，每遇需用兵力之時，輒須仰承該汛軍官之鼻息，其明白事理者，知汛務亦屬防務之一種，自無推託不理者，其稍不明理或與汛員無甚好感者，則其視對汛之事無異秦越人之視肥瘠，因而手無寸鉄之對汛委員，每遇有需兵力之事，便極難於因應，當時邊道雖兼總理全邊營務處，然並不能直接指揮邊防之巡防隊，駐紮各汛地之巡防隊，對於汛務不予襄助，則對汛委員，動須稟報督辦，轉請巡防隊統領，飭令該巡防隊，遇事襄助，然無論如何莫能使汛地之巡防隊，常聽汛員之差遣，其長官知以對外爲重，不分畛域，則亦無須特煩統領之飭令，其長官必以汛務爲非己任，則統領雖有令，亦陽奉而陰違，故汛員稟報督辦，轉請統領飭令汛地軍官協助汛務實際上每不見其有效，且反因而增重軍汛間之惡感，夫每遇一事，便須稟報轉請飭令，手續已不勝其繁，且若遇急須處分

之事，又何能待，此種困難情形，自以邊道兼任督辦之後，各汛時有發生，因此汛務自多廢弛，李開侁欲加以整頓，乃創以駐防各汛之軍官，爲對汛會巡員，將原有之對汛委員，改爲對汛交涉員，冀收合作之效，以利汛務之進行，惟是權利與義務，乃相對而不可偏廢者，不爲權利而盡義務者，古今來殊不多見，巡防隊之軍官負會巡員之名義，而毫無實利，知係受李道之利用，雖不敢明示反抗，然其對於汛務之漠視如故，所以李開侁之策略，仍歸失敗，迨民國五年，特編十營邊防步兵營，分駐沿邊，及龍南龍水兩路，以邊防營總司令兼對汛督辦，取消會巡員交涉員之名義，所駐各汛地之軍官，俱係邊防營營長，於是吳越一家，汛地軍官不負對汛會巡員之名，而對於汛務反無歧視，對於汛員亦甚浹洽，斯時汛務進行甚爲順利，至民國十年，兩粵失和，邊防步兵營亦奉調參戰，桂軍失敗，邊防糜爛，沿邊防務汛務幾均放棄，各汛地有賴民團維持者，有完全無兵駐守，亦無汛員辦事者，民十四邊陲秩序始稍恢復，然軍力仍甚薄弱，且每因對內之戰，而牽動對外之兵力，胡宗鐸

欲革此弊，並矯軍官與汛員不合作之弊，乃編組巡緝隊，凡駐在汛地者，皆以汛員兼隊長，另委一知兵者爲隊附，使此項軍隊永駐邊境，專辦對汛，意甚善也，獨惜當時可供改編之軍隊無多，致祇能編組十二隊，每隊兵額僅三十名，且槍械駁雜，服裝襤褸，匪特不足以言國防，祇以維持汛地之治安，及保護龍南龍水兩路之交通，已甚形其不逮，然此區區三十名一隊，而不肖者尙侵蝕其兵額，或藉此三十名，以營私舞弊，或以之欺壓民衆，擾害商旅，甚可嘆也，且汛員雖兼隊長，而遇跋扈之隊附，不易駕馭，每生齟齬，甚而互相攻訐，是亦改用巡緝隊以來所時有之缺陷，民二十一冬李品仙督辦，將巡緝隊改名汛警隊，統調到龍集中訓練，另發新槍，添置服裝，仍編十二隊，並將各隊長隊附嚴加甄別，不再以汛員兼隊長，而以隊長歸汛員節制，各汛員改稱爲對汛分署委員，每汛駐一隊汛警隊，餘三隊則分駐於龍州，及龍南路各地；至今未有更變，此種編置自較從前爲良，惟每汛所轄之邊線平均都在二百里以上，三班一隊之汛警，兵力殊太單薄，沿邊咸常寧謐，自無問題，偶告匪警，則難免不感捉衿肘見之苦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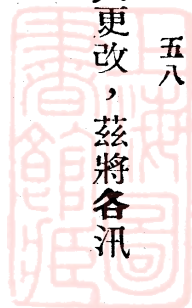
桂邊各汛之沿革及概況

光緒二十二年三月，初訂對汛會巡章程之時，桂邊原祇定設峙馬南關平而布局水口里板平孟等七汛，是年八月開始設汛，便增加隴邦一汛，與越南之茶嶺相對共爲八汛，至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又增設九特一汛，與越之北沙相對，本哥卽苛村一汛，與越之賁河相對，高山隘，卽邱匡一汛，與越之岩厥卽南國相對，那摩一汛與越之谷旁相對，計增四汛，合前之八汛共爲十二汛，光緒三十年越之峙馬汛移祿平，退後十七公里，賁河移下琅，退後十五公里，南國退移保樂，退後十四公里，光緒三十一年，中國峙馬汛改名愛店汛，越邊法汛又由祿平移回峙馬，布局本哥兩汛，與越之那爛下琅兩汛俱撤消，中國里板汛改名隴匡汛，後又改名碩龍汛，高山隘及那摩兩汛，與越之谷旁汛亦皆撤消，桂邊改設白南一汛，與越之保樂相對，經此次之增刪挪移，桂邊實存九特愛店南關平而水口碩龍隴邦平孟白南九汛，與越之北

沙時馬同登平而馱隆平歌茶嶺朔江保樂九汛相對，以至於今，無大更改，茲將各汛概況略述如下。

(一)九特對汛

九特爲桂邊東路之一汛，居思樂縣境之東南，距思樂縣城約一百六十里，本汛轄境之邊線，東聯廣東邊界，西接愛店汛界，南與越南分界，汛地與越交界之處，有一分茅嶺，相傳係馬伏波將軍所指定之中越界限，九特所對之法汛，從前爲北沙，近來改設於那鑠，那鑠屬越南東京海寧省，卽越南第一軍區，其對汛督辦，係軍區司令兼任，駐於芒街，九特地極荒僻，人口稀少，交通不便，近竟幾無人烟，故此汛汛員，現駐於那梨，汛務不繁，惟常有粵匪勾結土匪，搶掠中越邊境之村落，民國十二三年間，桂邊因受內戰之影響，防務汛務俱大廢弛，斯時該汛無軍隊駐防，亦無汛員辦事，法汛藉口有匪藏匿於九特汛地，開兵過界搜剿如入無人之境，遍向近邊各村搜索，村民之牛隻均被指爲賊贓強奪以去，事後委派愛店委員，前往調



查，並向法汛交涉，法不認越界剿匪爲有違約章，及以放棄汛務，責我國爲違章，交涉未終，桂邊政局又發生變故遂成懸案，是內訌召外侮也。

（二）愛店對汛

愛店亦作隘店，或名洗馬關，又名派站，此汛原名峙馬，因與所對之法方同名，故易用今名，以免誤會，汛屬於桂邊東路，居思樂縣境之西南，現改隸於明江縣，其西接南關汛界，東接九特汛界，密邇所對之峙馬法汛爲廣西全邊各汛中，中法汛相距最近之汛，愛店到龍州須越飯包嶺，經寧明州，路甚崎嶇，步行之程，需兩日有奇，現自寧明至龍，雖有公路可通汽車，然由愛店來龍，仍須兩日，若遠祿平諒山文淵，轉入鎮南關以達龍州，則盡一日之力，便可以到，以沿途俱可以車行也，愛店地勢頗高，且距海不遠，終歲常聞風聲，空氣甚佳，夏無炎暑，相傳馬伏波之銅柱，乃立於附近該汛之山巔，今已未從問其有無矣，或言被法人攜去，然未必確，鄉市貿易頗盛，居民約二百家，近年以鴉片之交易爲大宗，土產香草極佳，惜

所出不多，光緒三十三年冬，有土匪勾結越匪，劫掠峙馬賭場，當時該汛係由駐防愛店之軍官何某兼任汛員，聞警即率隊向峙馬發槍轟擊，傷越邊人畜並燬屋數椽，匪已挾賊遠颺，無所獲，在何某以爲剿匪乃其職所應盡之務，而未知開槍過界，爲公法之所不容，汛章之所不許，因而引起大交涉，光緒三十四年由兩廣總督派廣東洋務局總辦魏瀚，率同魏子京陳柏侯等，到愛店峙馬調查，並向河內越督署談判，卒以賠款道歉了之，是爲駐邊人員不知公法，不知條約，不知章程之所貽累也。

(三) 南關對汛

南關爲鎮南關之簡稱，鎮南關原名鷄陵關，一名大南關，又名界首關，明永樂年間，更名鎮夷關，清初改名鎮南關，南關對汛，爲桂邊東路之一汛，居憑祥縣境之西南，距龍州約五七公里，處中越交通之要衝，商旅往來之頻繁，甲於全邊各汛，常有外人由越來關遊歷，蓋認爲中國有名之關塞也，桂越郵傳電報之交通，亦均以南關爲通過之路線，民國十二年，龍州至南關之摩托車路落成交通尤覺便利，其

所對之法汎爲同登汎，設於文淵州城，故亦稱文淵，與南關相距約四公里，同登汎在越邊，亦屬最重要之汎，南關無市，日常食用之品，或購於文淵，或購諸關前隘關，前隘南關之東北，距南關約四公里，此地俗呼隘口，又名欄崗關，居民約四五百家，墟場貿易頗盛，素以鴉片與土酒爲輸出之大宗，南關水土惡劣，遠方來居者，每難服習，水質不佳，以之烹茶，冷後便呈黯綠色，若隔夜，則並於水面凝一薄膜，以之煮粥作羹，冷後雖不見變色，然終非優良之飲料也，秋冬之季嵐瘴甚濃，早間常至八時左右，始見日光，且處於兩高山之狹峽間，如居釜底，空氣重而濁，所患病多係發痧與寒熱，故有瘧疾地之稱，鎮南關立於中越分界之左輔山右輔山之間，關上建一樓，關之左右築有短垣，分連兩山之麓，垣上可容並肩而行，亦有女牆以憑攻守，關門早啓夜閉，然步行者，每於閉後，可踰垣或遶道以達關內，所以守關者於有警報之時，務須注意嚴防，關外數十步便屬越南地界，越邊建一碉堡，逼視南關，關內有洋樓一座，兵舍數椽，面臨關門，落成於民國三年爲駐兵及軍官辦

公食宿之所，樓之後爲關帝廟與昭忠祠，祠之前爲民居，居民僅三十戶，邇來尤形冷落，對汛署原設於千總舊衙，朽壞已甚，宣統元年改建於欽差廟之舊址，（欽差廟祀馬伏波，原爲鎮南關稽查商務委員所借寓，）現在龍州關分卡辦公之地點，則斜對汛署之後左側，亦有居民數家，右輔山麓路旁，沿汛署後方，而至街頭之高阜，皆爲萬人塚之所在地，清光緒三十四年春，曾立一碑於阜，文曰，大清國萬人塚，左輔山右輔山俱築有砲台，右輔山較高，登台可矚及越南諒山之城市，光緒三十三年，中華革命黨於越南河內日陞樓，密設機關集合同志潛由關外攀踞右輔山砲台，清軍自左輔山仰攻兩晝夜不能下，向法政府商借越邊數里路俾軍隊通過，以斷截右輔山外向之路，法政府不允通融，自光宣以至民十，桂邊舊軍人與法方官民少有好感，此事亦爲其一因，此次革命黨之攻南關，僅欲藉以喚醒民衆，並非卽於此地舉義，故不數日便自動退去，然而清廷法網，從茲又更密矣，中法禁止逆黨之章程，卽會訂於斯役之後也，（章程另見），昔日越南國營東京北段之鐵路，原已敷設至鎮南

關外，中越交界之處，預備與龍州至鎮南關之鐵道接軌，後因龍州鐵道停辦，且搭火車到南關之貨客均不多，法越政府遂於同登車站橫延一路，沿邊線以去，逕達那岑（或譯那錦），那岑爲諒山淇穹江通舟之源，此地帆船順流而下兩日可到中國之平而關，三日可抵龍州，乃將同登至南關之鐵道，拆改爲摩托車路，於民國十二年，與龍州至南關之摩托車路銜接。

（四）平而對汎

平而爲平而關之簡稱，亦作平隘關，爲桂邊三關之一，其所對之法汎，在越邊晒爛村，而汎名亦爲平而（*Biên*）中汎之名，應稱平而關，較易區別，故現以法文譯此汎名皆係用平而關三字，法越人之稱吾平而對汎，向亦皆稱爲平而關（*Binhquan*）此汎在龍州縣境之西南，距龍州城約七十餘里，爲全邊各汎中，距龍最近之汎，水陸俱可以通，陸路雖崎嶇，幸多土嶺，無甚石山，自平而來龍約行五十餘里到彬橋後，便頗平坦，從水路來，則順流而下，經過馱利海村，鴨水灘，大壘城等處，夏

季水漲祇需五六小時便可達到龍城，桂邊分東西兩路，乃自平而起點，東西路之第一號至第九號界碑，均在該汎段內，所以該汎雖屬東路之汎，而所管界碑則兼有東西兩路，南聯南關，西北聯水口，與法汎相距約五里，但須渡河，曩有鐵索欄河，近已沉沒，汎署原設於把總舊衙，年久失修，朽壞不堪駐足，於宣統二年利用馱利轉運局故料，就舊址改建，民國以來常略加修葺，於今尙頗堅固，氣候與龍州相似，水土亦甚平善，相傳平而水能使人脫髮，殊未見然，郵遞未通，昔有電報線，直接憑祥，近亦廢除，居民七八十家，人口約三四百，客籍居多，地方無甚出產，三日一墟集，鄰近之中越人來趁墟者共僅二百人左右，蘇元春時代，自憑祥縣之連城，修有通車之路達馱利，爲運糧之用，現若從馱利繼修至平而爲路不過三十里左右，惜當局猶未注意及此耳。

(五)水口對汎

水口乃水口關之簡稱，爲桂邊三關之一，居龍州縣境之西，郵電俱通，水上平

和，氣候稍寒於龍，距龍城約四十公里，水陸均可以通，昔日陸行者到下凍渡河，民國八年，修一車路，自龍州經羅面而達水口新墟之西北岸，再無須由下凍渡河，水口墟原在西北岸，蘇元春時，因一切軍事設置，俱在東南岸，遂將墟場亦移至東南岸，故今日之水口墟宜稱爲水口新墟，水口兩岸間，並於民國七年建一鐵橋，長六十五公尺三寸，寬三公尺六寸，耗款七萬六千元，所以近年龍水之交通，頗稱便利，獨惜所有之車路，尙屬草創，未鋪砂石，雨天行車，甚感困難，從水口乘船來龍則順流而下，水漲時不終日便可以達，水口之東北，另有一小河流，自峒桂來匯，此河將近水口處，恰爲中越之天然界線，民國十二年，由中越政府合資會建一鐵橋於其上，名爲峒桂河鐵橋，長四十九公尺二寸，寬二公尺八寸，落成於民國十三年冬，從茲中外之車行駛於龍州高平者，可由此出入，無須再由鎮南關遶道矣，水口爲陸榮廷譚浩明發跡之地，民九春，鐵橋落成之時，將水口墟改名爲思源墟，附近水口之最高峯，建有砲台處，俗呼爲大砲台者，相傳係馬伏波征越時之舊壘，曩

日水口防務，佈置頗嚴密，蘇元春督邊時，尤重視之，其河面亦曾置有鐵索，現在水口居民共三百餘家，人口約一千五百，比之十五年前，約減少三分之一，然墟場之鄉村交易尙未甚淡，邇年雖受兩邊關稅，激增之影響，而每次墟集，中越人之來趁墟者，仍有數百，良以高平邊界，與東京腹地，交通未大便利，近水口之邊民，所需之日常用品，多就購於水口也，水口對汛爲桂邊西路之一汛，東南接平而汛，東北接碩龍汛，與法汛相距約四公里，法汛名馱隆或作大龍，越人書作沱隆，法國字爲 (Taling) 水口距高平軍區之中心點，卽高平司令兼對汛督辦所駐劄之處，約八十幾公里，乘摩托車約三四小時可達，水口至廣淵之一段，車路不平而且狹窄，車之速度行時須減低也。

(六) 碩龍對汛

碩龍亦作石龍，舊名里板，亦名隴匡，此汛爲桂邊西路之一汛，居雷平縣境之西北，其西南接水口汛界，西北接隴邦汛界，所對之法汛爲平歌，(Banca) 亦譯作邦

裏，相距約十六公里，邦裏屬高平省管，碩龍汛原名里板廳，以其對岸之越南邊界，亦名里板，故改今名，中越未正式分界時，碩龍河之兩岸，皆名爲里板也，對汛署設於碩龍墟中，全墟居民百餘家，人口約一千零，客籍佔大多數，故通用之言語多粵音，少土話，鄉村貿易頗盛，每次墟集常有千人左右，河道深淺不一，灘礁極多，不能航行，惟其流頗急，常有因渡河而溺斃者，距龍州約兩日程，爲由龍州赴靖西所必經之路，氣候稍寒於龍州，水土不甚惡劣，郵電俱通，交通非十分不便，惟來龍與赴靖西之兩頭道路俱甚崎嶇，祇能以肩輿與馬行，未能以車，碩龍汛務不繁，所發生之事端，多在金龍峒，民國元二年間，廣西有一次全省禁賭，碩龍自亦在禁之列，而以賭爲業者，竟串同越人，每於碩龍墟集之日，便在對岸設場聚賭，賭徒多半爲華人，於碩龍河邊望之能見，而莫能禁，緣華人渡河並不聲明爲賭，自不能禁其行動之自由，向法汛交涉，則又以越邊無禁賭之例相搪塞，蓋越南內地禁賭，而邊界向不禁，雖云係從習慣，亦似有不願爲淵驅魚之意，此後廣西若再有全

省禁賭之日，此種情況，又不免隨之而發生，殊宜預籌良策以取締，夫事雖非重大，然於政令有關，而不肖之徒可得於法外爲奸，實有損國家之威嚴，且失人民對於政府之信仰，影響於政治甚大也。

(七)隴邦對汛

隴邦居靖西縣境之南，距縣城約一日之陸程，（靖西縣，在前清爲歸順直隸州，）往日有電報線通靖西，近來改用電話，郵政則向未開辦，由隴邦來龍州，若取道靖西化峒湖潤等處，則需五六日方能到達，若取道新墟，則省一日程，惟隴邦至新墟路甚偏僻，而且崎嶇，最捷之徑，則惟有假道越邊，經廣淵入水口，以摩托車直駛，無須兩日，便可由隴到龍，吾邊之交通，與越邊之交通相形之下，殊太見絀，隴邦汛，爲桂邊西路之汛，東接碩龍汛，西接平孟汛，與所對之法汛，相距約十二公里，法汛名茶嶺，(Cha Lin)亦作大嶺，屬高平軍區管轄，隴邦氣候，較寒於龍州，水土雖非惡劣，惟水質不良，此地婦女多患大頸之病，全鄉約有一千七百戶九

千七百丁，每月墟集六次，以舊歷三旬之三八爲期，每次可有一千五六百人趁墟，越人約占其三分之一，土產以苧油黃豆及各種堅木爲大宗，金龜園在隴邦墟之左，上有砲台兩座，其附近各嶺頂，亦多有砲台，惟皆失修已久，大都不堪應用矣。

(八)平孟對汛

平孟在鎮邊縣境之東南，距縣城約兩日程，距靖西縣城亦兩日程，二路均甚崎嶇，昔有電報線接靖西，近已撤消，郵電現均不通，由平孟來龍州須經靖西，否則假道越境，經靖西需行六七日，假道越邊乘摩托車，則兩日左右便可到龍，平孟爲桂邊西路之一汛，東接隴邦汛，西接百南汛，其所對之法汛，爲朔江，(Duc - Giang) 俗呼朔紅，屬於高平軍區，與平孟相距約四公里，平孟墟任戶約一百七八十家，人口約七八百，客籍居多，所說土話，與龍州同腔，與鎮靖反不甚同，墟集之期，中越人趁墟者，旺季有千餘人，淡季有七八百人，氣候寒於龍州，水土不佳，遠方來者頗難服習，圩場密邇邊線，距離一一四號界碑僅半公里左右，中國對於屠宰徵

捐，因而肉價較昂於越，每逢平孟圩期，常有越人在鄰近界碑之越南界內，售賣猪肉，中國屠捐大受影響，平孟之屠捐係指爲平孟辦學之用，包捐者乃聯合學界中人，要求對汛員設法取締，然猪肉非違禁品，而越人在越邊作此肩挑之貿易，殊無橫受干涉之餘地，縱貿然提向法汛交涉，而法汛爲保護越人之利益計，亦斷不肯反爲吾人維持捐稅，勢必徒費唇舌，而無效果，此爲民國元二年間，平孟汛頗難處理之事，不知邇來猶如此否。

(九)百南對汛

百南居鎮邊縣境之南，距縣城約一日程，百南對汛，爲桂邊西路最末之汛，又爲全邊九汛中，距離龍州最遠之汛，自百南循內地來龍州，先經弄峒安德龍臨新圩等處，以達靖西，再由靖西來龍，約須陸行七八日，若假道越境，則由百南先到平孟，約一日程，自平孟入越，以摩托車行，約共三日便可抵龍，百南汛東聯平孟汛界，西至各達村，聯雲南邊界，其所對之法汛爲保樂，(Baolac)，或譯保羅，屬河陽

省管轄，與百南相距，約四十五公里，爲桂邊各汛中，中法相距最遠之汛，中越對汛初開辦時，桂邊西路平孟汛之後，原猶有兩汛，方接入雲南地界，一係高山隘，與越之南國(Nam - Gueht)相對，一係那摩屬越之谷旁(Boh - Pan)相對，其後高山隘與那摩兩汛刪去，乃移設於百南，因所轄邊線頗長，交通不便，管理難周，民國二十三年於百懷大隘，添設一辦事處，以補百南之不及，此地郵電俱未通，汛署建於百南圩之右方，前面臨河，河雖不廣，而流頗急，居民渡河耕種者常遭滅頂之禍，因不知造船，所憑以渡河者，乃小竹筏，或獨木舟，卽上古所謂剡木爲舟之舟，乘舟者重心稍不正，舟卽傾覆，民智未開，甚爲可嘆，百南居民約一百二十餘家，人口五百左右，圩場交易，冬季較旺，趁圩者約有八百人，其他各季，則三二百而已，氣候較寒於龍州，水土惡劣，本縣居民相距稍遠者，到此亦覺其難習服。

龍州鐵路之史略

龍州鐵軌直達鎮南關，前十數年之中國地理書中，常有此語，即地圖上亦常有此鐵道線，且至今猶有不知此路之未成者，然路雖未成，而廣西邊史中，却不能不許其佔一相當之位置焉，溯自前清光緒十年，中國放棄越南，條款既定，十二年四月，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其中第七款，有由法國在北圻一帶開闢道路，鼓勵建設鐵路，彼此言明，日後若中國酌擬創造鐵路時，中國向法國業此之人商辦，其招募人工，法國無不盡力勸助等語，二十一年五月，中法商務專條附章第五條，又有越南之鐵路或已成者，或日後擬添者，彼此議定，可由兩國酌商妥訂辦法，接至中國界內等語，是年七月駐京法公使施阿蘭，便根據以上所言之兩條款，照會總理衙門云，廣

西龍州地方，與越界同登鐵路聯接，事屬有益，現有法商費務林公司，(Compagnie des
Etablissements) 奉我國家之命，承辦該路，應請查照從前條款，即與訂定合同，並請由



龍州延長至百色等語，總理衙門辭以內地幹路，尙未完成，未遑議辦邊境，然法使必要達其目的，迭向總署催促，並謂附章第五條所訂接至中國界內一語，此接字乃係接長之接，中國界內鐵路，不但應由越南接長至龍州，卽百色亦應算爲接長之部份，總理衙門窮於應付，不能拒絕，遂應允先辦龍州至鎮南關之一段，當卽電詢廣西巡撫史念祖，派員勘測，以便訂辦，史撫台乃於是年十月，札委補用知府康際清來龍，與邊道蔡希邠提督蘇元春會商勘查，蔡道台遂派龍州廳同知吳徵鼇，會同康知府，隨帶測繪人員，開始測勘，自龍州彬橋海村一帶，勘到連城，又會同蘇提督自連城勘至鎮南關，旋以海村一帶山嶺旣多，且河面寬濶，不易架橋，乃更定取道鴨仔灘以達龍州，計由龍州南岸伏波廟碼頭至鴨仔灘，約三十五里半，鴨仔灘至憑祥約四十八里半，憑祥至鎮南關約三十八里半，總共一百二十二里許，繪作三圖，由史撫台咨送總理衙門，當卽奏派蘇元春爲鐵路督辦，康際清爲幫辦，與費務林公同商訂合同，（此合同之全文現已無從查考），該合同所訂定之路軌寬度，要與越路

一律，同係一密達寬，並定明將來龍州鐵路，要展接至南寧及百色，總理衙門不以爲然，乃向駐京法使及巴黎法外部交涉，將合同加以刪改，另訂八條（條文另見），派總理衙門總辦章京舒文，於光緒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即西歷一八九六年六月五日，與法國費務林公司監工葛理義簽定，一面咨知史念祖蘇元春，並咨請戶部撥款開辦，是年八月，便開始建設鐵路官局，龍州車站，龍州起貨碼頭，香梓南車站，鎮南關外貨棧，龍州站附近之材料倉等等，並向民間收買地段，勘定路線，購辦輕便材料，迨光緒二十五年秋，又由蘇元春與費務林公司監工博浪澄續立鐵路合同十條，（條文另見），此條文又議定鐵路寬度係一密達，總理衙門視爲不妥，鄂督張之洞反對尤力，路事陷於停頓，二十六年六月，津沽事起，遂完全輟辦，斯時法國，又另已攫得雲南鐵路之權利，且覺廣西此路無大利益可圖，不須急於從事，故停辦以來，惟光緒三十年十二月，及宣統元年七月，法公使曾向外務部提議接修兩次，皆無成議此後再未見法國方面，有如何之催促，中國當局亦得過且過，清季無論

矣，民國以來，亦未見有人注意及此，然此案實爲中法間之懸案，於廣西邊防尤覺有重大關係，查光緒二十五年，續立之合同十條，既於是年八月二十，具奏呈覽奉批依議，自不能視爲無效而該合同之第八條，定有設若以上各節，中國國家不照施行，費務林公司卽有理，將此不照施行者，視爲廢棄合同，中國國家必給該公司酬報廢棄之款，現定五十萬兩，等語，今既未照施行，費務林公司，豈不索此酬報，若謂歷時已久，應當視同放棄權利，不能再事索酬，或此懸案，是已了結，則駐龍之法領，便不應佔據車站，及材料倉以爲已有。現在龍州鐵路案件，除上述之兩合同外，已再無可考之檔案，鐵路停辦之後，法領事原係暫代費務林公司，看守車站及材料倉，至光緒二十四年，始由蕙園角舊領事館，移入車站居住，嗣並修葺材料倉等，以供其僚屬寄寓，民國十九年，被共產黨破壞之後，我政府復出資爲之修理，竟似默認其應屬法領事之所有，現在興修桂邊鐵道，聞又決定從鎮南關起，祇經憑祥卽直趨寧明，明江，而達崇善，並不經過龍州，是則解決龍州鐵路之懸案，勢

廣西邊務沿革史

更悠悠無期矣。



法借龍河轉運越鹽

鹽在中國爲官專賣之品，故與各國通商所訂商約，每有訂明食鹽不許進口之條，惟西歷一九一二年以前，越邊諒山省，與高平省之交通，尙甚不便，高平方面所需之鹽，自越之南定運以鐵道，經河內抵同登，自同登再行運赴高平，便甚困難，且運往高平之鹽，除供越境居民食用之外，常私銷於桂邊四路，及滇邊東路，沿邊各墟場，故其所需之量頗巨，法政府遂於一九〇八年即前清光緒三十四年，向中國政府商借龍河以轉運，中國政府無條件認可之，由外務部咨請廣西巡撫擬訂辦法，巡撫轉飭邊道與駐龍法領事商辦，至宣統元年十月，訂妥章程。（章程另見，）呈奉外務部核准照行，所有自同登運往高平之鹽，先由陸運至那岑，以船載進中國平而關，到關時報請稽查商務委員，會同對汛委員，驗明包數重量，填給印照，每船派海關巡丁四名，押運到龍州，轉上水口，到達水口，再報請此地稽查商務委員，會

同對汛委員，驗明包數重量，與照相符，收回印照，放行入越，一面稟報對汛督辦，暨關監督，查核備案，押運之費用，歸法政府担負，此辦法實行後，僅運三五次，迨民國元年，諒山與高平之交通已較方便，一切貨物多以馬駕貨車裝運，故自民國以來，此辦法竟似無形廢止，然而章程實未取消也，現在雷平靖西鎮邊沿邊一帶，仍多食用越鹽，以其價常較廉於中國之官鹽，鹽務機關，雖盡量設置緝私隊，嚴密偵緝，究仍屬治標之法，且甚覺其擾民，若從根本解決，似應以整頓邊境交通爲先務，華邊交通，若得便利，則華鹽之價，未必不能等於越鹽也。

二 關稽查商務委員

前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五月義和團肇亂，英美法日俄德意奧八國聯軍入據北京，皇太后皇帝皇后等逃往西安，翌年由慶親王及李鴻章與各國訂立利約，其第六條訂定賠償各國海關銀四百五十兆兩，（即四萬萬五千萬兩，）分三十九年清還，未還之款，按年加息四厘關稅爲重要之擔保品，又另約以英國人爲海關總稅務司，各關稅務司亦先配用外國人，駐在通商口岸之道台，則兼任海關監督，此即所謂關道也，龍州海關監督，原名鎮南關監督，在前清歷係邊道兼任，海關監督應負監視督率關員之責，龍關監督乃於鎮南而水口三關各置一稽查商務委員，以稽查進出口之貨物，及其數量，進口貨填發運照俾到龍州完稅，出口貨核驗稅單，予以放行，按旬冊報監督察核，使稅司方面不能有擅放及匿稅之弊，所有監督及委員巡丁等之經費，由梧州關監督，提撥其水位租金之一部，解應開支，迨民國十年，桂局分裂

，梧州關忽不撥解經費，道尹之缺斯時亦適裁撤，龍關監督之機關已莫可附麗，三關委員更是無法維持，初三關委員時有舞弊情事，龍關稅司，已久擬加派關員，前往監察，祇以需費頗巨，未即實行，此際監督既因經費無着，放棄其三關稽查之權責，稅司使趁此時機，派遣其署內錄事，分赴三關接辦，並即改名爲龍州關分卡，從茲龍關監督之對於龍關，殊無監視之可言，然各海關自民元稅款劃歸稅司保管之後，各關監督實皆已轉居於稅司之次，久已有名無實，祭則寡人而已。

赴越護照之沿革

依前清光緒十一年，中法天津條約第四款，及二十二年中越邊界會巡章程第十二節，凡中國人由中國入越者，應由中國官請法國官發給護照，執持前往，自是所
有由龍赴越之華人須具一舖保，向龍州廳衙門，（即今龍州縣政府，）納費，請給
領取護照之請單，持向駐龍法領館影相繳費，換取護照，以憑赴越，當時法領館所
發之護照，爲年照與月照兩種，年照照費六元，限期一年，期內可隨時出入越南，
並可由越轉往滇粵及香港等處，月照照費一元，期限一個月，祇作赴越之用，不能
憑以由越轉往他處，所有政府職員因公赴越，或假道越境者，可領免費並免映相之
特別護照，此等特照多由道署代向法領館請領，（前清邊道雖兼任對汛督辦，然對
駐龍法領事，有所交涉皆以關道名義行之，惟對越邊之對汛督辦，則用督辦名義非
如邇來之對汛督辦，於對汛範圍之外兼理地方及商務之交涉，）此時沿邊各對汛委

員，亦可代邊地人民，向法汛或督辦，領照赴越，或通過越境，無須映相，領取之手續既簡，所費亦較省，由是自龍赴越者，漸不向龍州廳，請代領取駐龍法領館之護照，而多到邊地取保，向對汛委員請求代領，鎮南關爲桂邊交通之孔道，該處對汛，代請護照最多之時，每月竟達六十張，因此龍州法領館之收入頗受打擊，（此時領照人之相片亦係向法領館納資影貼，）遂以越邊汛員濫發護照爲辭，向法越政府交涉撤消，法汛員發照之權，從此雖屬密邇邊界之華人，如欲深入越南內地，亦必須先到龍州取得法領館之護照，方能前往，法汛督辦，雖仍有發照之權，但其照之作用與方式以及領取之手續，亦皆以不同，蓋必須確係極邊之華民，由中汛代向法汛請一短期過界准單，以到越邊，而後換領僑越之身分證，再憑此證，向公使堂請給過埠紙，以入內地，或出口紙，以憑出口，而轉往他處，（越邊各法汛督辦，俱係公使兼任，卽有以軍區司令兼任，而司令亦本已兼公使，公使爲一省之行政長官，或譯作留守使，越地習慣，則稱爲公使堂，發給過紙及出口紙，實屬公使堂之

職權，故於此不能稱爲對汛督辦，）赴越護照既專歸法領館發給，龍州縣署，（此時已入民國）徵收代請護照之手續費，遂視如利藪，而任意增高，且有商賈勾結縣署，取得保領護照之專利，以憑勒索，影相者亦賄通法領館中人，謀得專利，高抬影價，於是領照之人，須受層層之敲剝，且縣署與保領者，皆惟利是視，對於領照人之良莠，並不慎加考查，遂先後發生私刻保人圖章，冒取請單領照，以逃罪於越，及越南革命黨，冒充華人，請照入越，被法汛發覺等案，積此種種貪污腐敗之情形，至民國十四年胡宗鐸兼任對汛督辦之時，正值西南準備北伐之際，對於出入國境者須加意防查，對汛督辦署乃呈報省府取消龍州縣代請護照之權，改歸督辦署辦理，減輕手續費，並指定龍州總商會，及龍州民團總局，爲保領護照之機關，其應得之手續費，亦先爲規定，不許擅行增加，惟斯時法領館之照費，又已與日俱長，每張年照，收費越幣一十四元四角，迨民十六，督辦署查得自滇入越之華人，確已改由滇省交涉員，自發護照，送請法領館簽驗，法領館祇收簽驗費，比之照費，輕減

既多，辦法亦較合理，督辦署乃與駐龍法領交涉，請照雲南辦法，由督辦署自發華人赴越及道過越境之護照，經數次磋商，乃定於十六年十月一日，開始實行，其保領護照之機關，仍屬龍州商會與團局，惟兩種護照之用法，與前不同，從前法領館之赴越月照，乃爲利使華人入越，繁榮商務，所特發之期短費輕之放行證，法領事以護照既改由督辦署自發，此種特爲優待華人之月照，應行取消，我國方面，則以所需假道越境之照，較多於前，如由水口入越，沿其邊境以赴隴邦平孟等處，在越逗留之時間，不過一日兩日，而動須請領年照，所費殊覺過巨，故雖許取消月照，以年照作入越兼過境之用，而另發一種十日期之短期護照，專供過境之用，照費及簽驗費，均較廉於年照，以利便假道越境之人，然此兩種護照款式，仍爲桂邊所特有，以中國各省外交機關，所發華人出國之護照，皆係填用外交部所頒發之小本護照也，對汛督辦署，則於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一日，桂省發起抗日運動，促成全國統一之後，是年十月起亦領用南京外交部之護照，此種護照有效之期間，自發照日起

，計爲三年，領照者，須有保證人，並備最近二寸半身相片四張，照費及印花稅費，國幣四元，得照之後，親自送請駐龍法領館簽證，其所徵之簽證費，現分兩種，簽證有效一年者，收越幣七元五角，有效十五日者，收越幣一元。



邊界買受牛馬之憑照

桂越邊界，犬牙交錯，其人烟稠密之處，則兩邊村落，鷄犬常可相聞，而荒涼之區，則二三十里無人烟者，亦所常有，邊民良莠不齊，循善者固居多數，而惰偷成習，不務正業者，亦隨在皆有，強者約幫結侶，明火執仗，打舍劫村，弱者鼠竊狗偷盜鷄摸狗無所不要，而盜馬偷牛，則尤爲常事，盜於越者賣諸華，盜於華者售諸越，清末民初之際，沿邊各地，慣於偷牛之輩，且各糾合盜徒，組織盜牛會，爲同業之團體，盜風之盛，可想而知，筆者於宣統二三年，至民國元二年間，先後服務於南關平而碩龍平孟等汛，勞神於此種盜牛偷馬之案，最覺不勝其煩，且每有良善之民，因貪而受累，或因仇而被誣，莫能爲之平反，尤覺痛心，乃條陳督辦仿照福建鄉間賣牛立契之法，由督辦署印製一種憑照發交各汛，專以証邊民之買受牛馬，凡在邊界之買受牛馬者，須約同賣者各邀証人兩名，隨帶所買賣之牛馬，到對汛



委員署，領取憑照，照內詳填買者賣者及爲証者之姓名年籍，使各畫押於名下，並將牛馬之價值，種類、牝牡、年歲、毛色、及其身材之高度，逐一列於照內，根存汛署，照給買者執以爲憑，若不依手續領取憑照，私自交易，而被發覺其係買受賊贓，或窩藏賊贓，則不論出價若干，其馬或牛斷給失主領回，不能索償，且依買賊或窩贓之律，酌加懲處，此辦法實行前三個月內，所買受之牛馬，亦准依此辦法補領憑照，不論補領現領，每照一張祇收手續費銀四角，不得絲毫藉端勒索，此法行後，邊界偷盜牛馬之案乃漸少發生，聞邇來各汛有以此照，作征收牛稅之用，則殊非當年之用意也。

上下青山界址被移之案

桂邊西路第一百二十四號界碑，立於下青山，一百二十五號，立於上青山，適當平孟百南兩汛分界之處，一百二十四號歸平孟汛保管，一百二十五號歸百南汛保管，距兩汛員所在地，雖非十分遼遠，奈山徑崎嶇，交通不便，肩輿騾馬，俱行不得，竟是人跡所罕經之處，兩碑文字皆就刻於山之岩石，並無另立石碑，光緒二十四年，或宣統元年，不知何時悉被人私行剷去，而侵入華界，約十里左右，亦就山岩另刻兩碑，亦不知已經若干時日，竟無有人發覺，迨宣元夏初，越邊州官派人到凌更官花等村征收賦稅，村人大爲詫異，曰吾等是中國鎮邊縣人，納糧於鎮邊縣署，越南州官何得過界收稅，其來人云，彼此皆錯誤久矣，爾等各村原在越地，人民自應屬越，歷任州官錯漏，未來徵糧，而爾等亦自誤認爲鎮邊縣人，今且一觀碑界，便可明瞭，迨共往觀，果然各村均在越界，村衆大譁，而莫明其所以，於是村耆甲



長，羣趨百南投報管帶，（當時百南對汛，係巡防隊管帶兼辦，）管帶據以轉報督辦，督辦飭其會同鎮邊將知縣，詳查再報，卒經該管帶知縣親往查勘，始悉底蘊，會銜稟報，乃由署辦照請高平督辦，派員會同查辦，經數次交涉，費時半年，方獲剷除僞刻，立回原碑，此所以各汛員對於所保管之界碑，務須隨時認真巡查，以防杜侵略而免啓爭端。

民國三年越革黨攻略越邊之交涉

公歷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結果，越南淪爲法屬，於今五十餘年矣，法之制越至爲周密，戶籍法之嚴整無論矣，而越人之及丁者，須各依其等級納稅取身分証，隨身攜帶，以備地方政府之隨時檢查，過埠過省又須另行請領准許之憑證，出國則更不易，此束縛其行動之自由也，越南本與中國同文，現則漢文無所用，學校課本，純是法文，或國語，一切教育，皆以製造順民爲方針，六十歲以下之越人，已大都不能自讀其原有之歷史，漸不知越爲越人之越矣，言論出版集會，固皆不能自由，而與國外通訊，不論戒嚴與否，均當聽受檢查，國外輸入之刊物，其言論有稍不利殖民之政策者，隨時禁止傳遞，且能讀者亦已無幾人，此消滅其文字，而禁錮其智識也，處此高壓之下，又何從有新思想，又何從鼓吹革命提倡獨立，且佔地方人口最大多數之農工階級，其生活俱在生活水平綫之下，幾是救死不贖，奚暇於向政

治，凡此種種悉爲越南民族運動之大障礙，偶有三五出類拔萃之才，亦何能爲力哉，民國元二年間，受中國革命思潮之震盪，有越人阮海臣鄧子敏黃中山等數人，潛於桂邊組織革命機關，當年陸榮廷頗仇法，常欲使法人不能於越安享其尊榮，所部秉陸意旨，對於越人之從事抗法者，遂極意縱容，且密與以補助，阮鄧等乃結合桂邊不逞之徒，以及無甚智識之邊民，約共四五百人，雜色步槍數十桿，於民國三年舊歷元旦，分由南關汛屬之摩沙油隘兩處，攻入越邊，佔據兩三村落，越中毫無嚮應，不敢深入，法軍聞警率隊勦撲，卽復退匿華邊，越邊村落，備遭蹂躪，阮鄧等此舉實並無整個之計劃，徒以激於義憤，不禁輕於嘗試，武器既無足恃，而所聯合又爲烏合之衆，何曾知革命爲何物，隨聲附和，假託美名，以遂其掠奪之大欲而已，本已未知所謂革命之民衆，再被此土匪式革命之騷擾，愈是避之惟恐弗及，更何望其與革軍合作，然阮鄧等一擊未中，心猶未灰，且有華邊爲庇身之所，竟是進可以戰，退可以守，再則不逞之衆，聚之容易，散之艱難，於是麇集邊界，不時侵入越

邊，一肆劫掠，前後幾三閱月，我邊駐軍明知故縱，雖多遣數營軍隊，駐紮南關汛屬各要隘，乃防法軍之襲犯，並非爲制止越軍之行動，有種種不可掩之事實，授法政府以責難之柄，遂引起中法間重大之糾紛，北京政府派中將姚寶來，上校唐寶潮，外交部參事沈觀辰，來邊查辦，並會同法政府所派之上校參謀米洛，(Millet)一等行政官宮翰狄，(Kourandy)駐滇法領事韋禮德，(Rilden)組織中法委員會，實地調查從事談判，在鎮南關及諒山兩地，各開會三四次，樽俎折衝，互逞雄辯，斯時歐戰適已暴發，法方乃祇求作速了結，不甚誅求，結果對汛督辦余炳忠撤職，永不得叙用於邊防，邊防軍統領林俊廷調差，永不得再在邊防服務，駐龍法領事李畢麗 (Leprieu) 調差永不得再任駐龍法領事，原駐南關汛地各部隊，俱調往他處，另行派隊填防，此後中國應以駐邊之最高級軍官兼任對汛督辦，嚴緝越革黨阮鄧黃等，驅逐出境，中越兩邊，各重要汛地，速依對汛會巡章程，設電報或電話以相接，廣西路礦如用外資，法國有優先權，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中法會商禁止逆黨之章

程，應改爲雙方負責（禁逆章程於民國四年四月改爲中法會訂邊界禁匪章程），（章程另見，）編者此時適充鎮南關對汛委員，數閱月忘餐廢寢，條而伏案，條而據鞍，兢兢業業，周旋於中法軍旅之間，事後得以無過無功，亦云幸矣，此後越南之革命軍雖如優曇花之一現，然實可爲越南革命之嚆矢，民國十二年，范鴻泰在廣州沙面炸越督，民國十三年南定之農民暴動，民國十四年西貢兵工廠之工人罷工示威，民國十八年，安沛之東京士着兵譁變襲擊法軍等，皆爲繼起之事，至於越南革命黨，越南國民黨，越南青年革命同志會，東洋共產黨，越南共產黨，等等組織，亦皆在民國三年之後也。

連城來安館之始末

蘇元春督辦廣西邊防之時，其提督衙門，雖由柳州移設於龍州，而本人實常駐於憑祥，附近之連城，以連城爲邊防軍事之重心，一因當年中法交綏決勝於諒山鎮南關之間，亡羊補牢，對於鎮南關甚爲重視，連城與關較近，二則斯時龍州與邊界之交通，方諸今日，尤形不便，居連城以管顧東路沿邊各要隘，亦較適中，三則連城地方，羣山環抱，天險頗覺可憑，乃於其四面築砲台，設關棚，於其中安大行營建軍械局，造兵房，闢操場，並禁止外國人通過其間，以前後棚爲界，外人自越經鎮南關來龍者，行抵連城，則由前棚右方，遶山背以達後棚之外，（至前清宣統三年，方弛此禁，）且當日龍州至南關之車路未通，往來其間者一日不能到達，蘇公遂於連城憑祥之間，前棚之外，憑祥縣城外之西北隅，設一行館，名曰來安，俾往來之外人，於中途有寄宿之所，並爲宮保接晤外人之地，館內設置頗齊全，且華美



，中西合璧，如鋼琴、鋼床、馬車、西式餐具廚具之屬，亦無不俱備，彼時蘇公用一法國人，如顧問之類，名曰白爾唐，(Bertrand)此人夫婦，則常駐於來安館，迨蘇公獲譴北去，白爾唐謂曾欠其薪公甚巨，強佔此館，不肯交還中國，後雖離華他去，猶雇一越人阮某看守之，至民國十七年，前後已愈餘載，白爾唐夫婦不知下落，數年無音信，守館之越人工資無着，將館中器物陸續變賣，以供食用，甚至撤及磚瓦，對汛督辦署，據憑祥縣報告，提向駐龍法領事交涉，經數度磋商，法領事允着該越人阮某將館交出，由督辦署給與越幣三百元，俾資率眷歸越，另謀生計，督辦署便飭憑祥縣，向該越人接收，並妥爲保管，以備憑祥地方之公用，館中早已空無所有，滿目荆榛，近則敗瓦頽垣，亦不可見矣，曷勝今昔之感。

桂邊九縣之沿革及概況

桂邊自前清光緒十二年，兩廣總督張之洞，與護理廣西巡撫李秉衡，會奏，請設太平歸順道一員，總轄全邊，駐劄龍州，以左江道所屬太平府全境，暨南寧府屬之上思州，鎮安府屬之歸順州判，小鎮安通判，劃爲一道，上思州撥歸太平府屬，歸順與小鎮安距太平較遠，升歸順州爲直隸州，小鎮安改爲鎮邊縣加通判銜，屬於歸順州，於是以上所指之府廳州縣，及其所轄之土州土司，遂被視爲廣西之邊區，民國廢除府廳州，第三級政治區域，統名爲縣，且陸續將各土州土司，就其相鄰近者合併爲縣，所以今日計邊區縣分者，皆曰一十有八。實則上思綏綠崇善左縣同正養利萬承鎮結龍茗九縣，並非鄰於越境之邊縣，故茲所述之沿革及概況，祇提思樂明江寧明憑祥龍津上金雷平靖西鎮邊九縣，惟此九縣，處於極邊，而與越南交界也。



(一) 思樂縣

思樂東接上思，北跨明江，南北兩岸，與左縣崇善交界，西連明江縣，南與越邊接壤，東南爲勾漏山分茅嶺主峯之所在，縣治位於明江中流之南岸，於秦屬象郡，於漢屬交趾郡，於晉屬交州，於唐爲思明，羈縻州之地，隸邕州都督府，宋仁宗皇祐五年，狄青討平儂智高之亂，部將黃善璋從征有功，奏授成忠郎，於思明州設永平寨，使之世守，思樂縣地遂隸於永平寨，元改永平寨爲思明路，明改爲思明土府，斯時思樂縣地，分爲思民府屬之思州、思陵、兩土州、清仍明制，惟以之改隸於太平府，至光緒十六年，改土歸流，置彈壓委員，以代土州官，民國五年併兩州爲一縣，設縣署於海淵，此縣之土地面積除以牛墟峙浪長橋三鄉劃歸明江與寧明之外，現在尙有二千三百九十七方公里，分爲七鄉，人口約共三萬三千六，每方公里約有十四人，爲沿邊各縣人口最稀之縣分，人民多屬獞族，語言有獞語與白話，全縣共有初等學校九十七所，一電報支局，二郵寄代辦所，邕龍公路通過縣境，逐日

有車來往，水道亦常可航行民船，東從上思縣再妙圩起，西達明江寧明上金龍津等縣，交通頗便，氣候亦頗平和，全年平均溫度，總在攝氏表二十二度上下，土產除沿邊各縣所同有之米蔗花生牛羊鷄鴨等物之外，並產茴油瓜子及大麻。

（二）明江縣

明江東南接思樂，北接上金崇善，西聯寧明，西南與越南交界，於秦漢爲象郡交趾郡之地，於唐爲思明州，於宋爲永平寨，元世祖時，改名思明路，明朝改爲思明土府，清雍正十一年改爲明江廳，宣統三年改爲明江撫民府，隸太平府，民國元年改名明江縣，隸鎮南道，民國十年廢道，直隸於省，此縣地面本甚褊小，近由思樂劃來牛墟峙浪兩鄉及長橋鄉之長寧長橋念省漚龍興業五村，又由崇善劃來孟墟一鄉，現在土地面積約有四百七十八方公里，分爲六鄉一鎮，人口約共二萬七，每方公里可有五十七人，人民多屬獞族，語言有獞話與白話，全縣共有初等學校三十一所，郵寄代辦一所，明江河流與邕龍公路並行，橫貫縣境，水陸交通均稱便利，城

東有一中山公園，內種桐樹二百餘株，風景平常，氣候溫和，全年平均溫度，常在攝氏表二十二三度之間，土產除普通之米薯玉蜀黍落花生豬牛鷄羊之外，並產藍靛，縣北十餘里有嶺名楓門，前清常設汛以守，今猶遺有烽墩，嶺西疊石爲門，上刻雄鎮西南四字，是通崇善之途，此嶺又名交貢嶺，云昔越人入貢乃於此點交貢品。

(三) 寧明縣

寧明東鄰明江，西接憑祥，北界上金，東南接思樂，南與越南交界，此縣於元朝以前之沿革，與思樂明江相同，至明太祖洪武二年，改思明路爲思明土府，直隸布政司之後，世襲府官黃忽都，入朝覲見，請以所轄隔江八哨四寨之地，分與其弟黃忽第治理，名爲思明土州，清雍正十一年土州官，黃而芸，因劫江西行商，被控革職，與思明土府同時改土歸流，置寧明州隸太平府，民國元年改名寧明縣，該縣土地面積，合以新從思樂劃來之西安西楊勉勵三村，現有五百六十六方公里，分爲

四鄉一鎮，人口約共二萬四，每方公里約有四十二人，人民多屬獞族，語言有獞話與白話，全縣共有初等學校三十六所，電報支局一，郵寄代辦所一，明江水道與邕龍公路皆通過縣境，交通尙稱利便，氣候和平，全年平均溫度多在攝氏表，二十二三度之間，土產以米爲大宗，素有鎮南關米倉之稱。

(四)憑祥縣

憑祥北連龍津縣界，東南與寧明交界，西南與越南接壤，其沿革於明朝以前，與思樂明江寧明等縣相同，明洪武二年，改思明路爲思明土府之後，憑祥與思陵思州同屬該府之土州，清仍之至光緒三十二年，改土歸流，置憑祥同知，隸於太平府，民國元年，改名憑祥縣，此縣土地面積，現約三百九十一方公里，分爲四鄉，人口約共二萬三，每方公里約有五十九人，人民多屬獞族，語言有獞話與白話，全縣共有初等學校二十七所，電報支局二所，一在縣城，一在鎮南關，郵寄代辦所二所，一在縣城，一在關前隘，龍諒公路經過城外，邕龍公路通過縣境之東北隅，逐日

皆有郵車往來，交通堪稱利便，氣候平和，全年平均溫度，多在攝氏表二十一二度之間，土產以八角茴爲大宗，縣屬上石鄉有一貢亭，是曩年越南貢使憩息之所，縣城東北二里許，大連城西山之上有三洞相連，洞石潔白，因名爲白玉洞，又名白衣洞，蘇公子熙駐兵大連城之時，常在洞中修真養性。

(五)龍津縣

龍津東聯寧明，東北聯上金，南聯憑祥，西北與越南交界，其沿革於唐時以前，與思樂等縣相同，唐高祖武德四年，置龍州羈縻州，屬交州龍編縣，高宗調露元年，改隸安南都護府，五代時，屬於南漢，宋仍爲羈縻州，隸邕州永寧郡，至仁宗皇祐五年，山東益都縣趙鼎，從狄武襄征蠻有功，得世襲龍州州官，鼎回籍留子趙奎襲職，元成宗大德年間，升爲萬戶府，屬於太平路，明太祖洪武二年復爲州，直隸廣西布政司，九年改隸太平府，清仍明制，至雍正三年析龍州爲上下二龍，趙陞爲上龍司土巡檢，趙墉爲下龍州司土巡檢，雍正七年，趙墉不職削官，廢下龍司，

以太平府糧捕通判移駐龍州，是爲流官之始，乾隆辛七年，改通判爲龍州廳同知，仍隸太平府，民國元年升爲龍州府，二年改爲龍州縣，隸鎮南道，民國二十六年，以縣字之上不宜再有州字，乃改今名，越南淇穹江與高平河，流經縣屬之平而水口兩關入境，匯於龍州城外，因而本縣嘗別名爲雙溪，此縣自民國六年，得下凍土州併入縣治之後，現在土地面積有一千零五十一方公里，分爲三鎮十一鄉，人口約共六萬一，每一方公里約有五十八人，居民遠者多係來自山東，墮軍落籍，亦間有少數獍族，其近者則多自粵方及鬱梧各處遷徙，故語言有土話與白話之分，全縣共有初等學校九十二所，中等學校一所，郵電之交通，有一二等郵局，三郵寄代辦所，一三等電局，一無線電台，水路有電船下達邕寧，有民船上通水口關，以達越南高平省，通平而關以達越南諒山省之芄葑那岑，下則通往上金，及兩明等處，陸路則有通越南諒山，越南高平，及通邕寧通上金之四大公路，皆可行駛摩托車，航空則爲西南民航公司廣龍線之終點，又爲廣河線之通過站，郵電及水陸空之交通俱堪稱便

氣候溫和，全年平均溫度，常在攝氏表二十三度之間，土產除沿邊各縣所同有者外，尚有八角荷樹波蘿梳榔粉李果龍眼鷄距子木棉花蛤蚧等物，名勝之著者，則有城東里許之中山公園，城東二里，舊同風書院之仙巖，城東四十里，明江下游西岸之乾元洞，與紫霞洞，城西里許之雙鳳山，又名公母山，城西六里保障山之龍元洞，又名保元宮，城西四十里，下凍州街後白馬山腰之紫雲洞，及城西南三十里之伏波城。

(六)上金縣

上金東鄰崇善，南接寧明，西南界龍津，東北連雷平，西北隅與越南接壤，龍江與明江匯於縣之西南，而向東流下邕縣，境狹長如莢，此縣乃以上龍金龍峒合併而成，兩地各有其沿革，上龍於清初猶與龍州一體，雍正三年析龍州爲上下龍兩土司，方有上龍之名，但仍隸屬於太平府，且亦歸趙鼎之子孫世襲土巡檢，至光緒三十三年，改歸流置上龍彈壓委員歸龍州廳承審，民國十七年乃與金龍峒合併爲縣，

金龍峒原爲太平府安平土州所轄之一峒，清嘉慶末年，地方荒亂，土民逃散，漸被越民侵入，改名爲調琅峒，迨光緒二十年，中越立碑定界之時，蔡希邠蘇元春與法人力爭，又得歸還中國，二十一年，卽置彈壓委員歸龍州廳承審，民國十七年與上龍合併爲上金縣，此縣土地面積，現約一千二百三十七方公里，分爲八鄉，人口約共四萬一，每方公里約有三十三人，人民多屬獞族，語言有獞話與白話，全縣共有初等學校六十所，郵寄代辦一所，在縣東之響水墟，氣候與龍津相似，全年平均溫度，常在攝氏表二十二三度之間，物產除與邊地各縣所同有者外，特產硝磺、砒板、瓦缸、環草、蛤蚧、堅炭、及桄榔粉、縣之西郊有一中山公園，內建一亭一橋，雖無多點綴，惟石巖甚夥，尙饒風趣，縣屬上龍鄉之古甌龍泉，俗呼出水窿，似一小湖，水淺沙明，遊魚可數，清乾隆年間太平府知府，宛平查儉堂遊此，曾題有詩，響水墟之瀑布，夏秋水旺之際，亦頗可觀。

(七)雷平縣

雷平東連左縣養利龍茗，南連崇善，西南接上會，北接向都，西北鄰靖西，最西之一隅，與越交界，此縣係以前清太平府屬之太平安平下雷三土州，合併而成，其沿革各有不同，太平土州，乃宋時狄武襄之裨將李茂，因功得封之采地，土官原駐舊州，清康熙間，李茂之後人李開錦，移駐於今之太平州，民國元年改土歸流，設太平州彈壓委員，由左縣承審，民國十七年，合併安平下雷而成縣，安平土州原與太平土州一體，清順治年間，太平土州官因轄境遼闊，不易治理，分地之半與其弟另立安平土州，猶龍州之分爲上下龍焉，其後亦於民元改流，民十七成縣，下雷土州於宋皇祐五年以前，與太平安平俱屬蠻地，是年有許某隨狄平蠻有功，得賜此地爲食邑，民元方取消其世襲，改設彈壓委員歸靖西承審，民國十七年併於安平爲雷平縣，現有土地面積，約一千五百三十七方公里，分爲十五鄉，人口約共六萬一，每方公里約有四十人，人民多屬獞族，及徭族，語言有獞話，徭話，與白話，全縣有初等學校九十九所，中等學校一所，郵寄代辦二所，電報支局一所，設於碩

龍，境內有二小溪，但不能通航，陸路亦未能通車，氣候平和，全年平均溫度，總在攝氏表二十二度上下，土產有樟腦藍靛環草茴油蛤蚧檳榔粉酸筍絲等等，名勝古蹟無足述，惟巖洞特多，統計全縣各洞，當可容萬餘人。

(八)靖西縣

靖西東鄰雷平，東北接天保，北連敬德，西界鎮邊，南與越南接壤，唐時爲嶺南道之蠻地，原名歸淳，宋時有義民張天宗者，來辟草萊，改名順安峒，自爲峒官，明成祖時爲鎮安岑氏所併，孝宗弘治年間改爲歸順土州，隸於鎮安府，清雍正七年，改流，爲歸順散州，仍隸鎮安府，光緒十二年因創設邊道，升爲直隸州，隸太平思順道，民國元年，改爲歸順府，二年改爲靖西縣，隸鎮南道，此縣地面甚寬，人口亦衆，近年以渠祥魁墟太和三鄉，劃予敬德縣，現在之土地面積，尙有二千七百四十四方公里，分爲一鎮三十七鄉，人口約共二十三萬六，每方公里約有八十六人，爲沿邊各縣中人口最密之縣分，人民多屬獯族，語言有獯話及白話，全縣共有

初等學校二百零六所，中等學校一所，郵寄代辦二所，四等電報局一所，氣候較寒，全年平均溫度常在攝氏表一十九度之上下，土產有黃精，三七環草茶油茶油油帽線麵山楂糕，縣城有一公園，名曰斌園，城東北二里，有山曰賓山，挺秀孤峙，山腹有洞，夏不知暑，山巔有塔，登臨俯矚全城在目，又五里有龍潭，潭之周，奇石起伏，樹木蒼蔭，景物亦頗清佳。

(九) 鎮邊縣

鎮邊東接靖西，東北一隅連敬德，北及西北與雲南接壤，南及西南一隅均與越南交界，於周秦漢晉之時，與桂邊各縣，同爲百越象郡交趾郡交州之地，唐時爲嶺南道之羈縻蠻地，宋皇祐五年，有岑仲叔者，隨狄青平蠻有功，得賜以此地爲食邑，名爲鎮安峒，隸左江提舉，明成祖永樂年間，改爲鎮安土州，隸於鎮安土府，清乾隆八年，改爲鎮安土巡檢司，三十一年土司岑繩武瀆職被革，改土歸流，置通判稱小鎮安廳，隸於鎮安府，光緒十二年，改爲鎮邊縣，並改隸於歸順直隸州，民國

元年改隸鎮南道，民國十年廢道，直隸於省，土地面積，現約二千一百八十方公里，分爲十四鄉，人口約共七萬，每方公里約有三十二人，人民多屬獯族及苗瑤族，語言有官白獯苗瑤五種，全縣有初等學校七十三所，郵寄代辦一所，電報支局一所，道路交通，亦不甚便，氣候尤寒於靖西，全年平均溫度，多在攝氏表一十八度之上下，土產有桐油茶油茴油木耳香蕈三七黃精環草酸笋絲山楂糕百合粉等等，名勝則有城北之後龍山下之滴翠巖，一名感陀岩風景清佳，山泉匯流於巖前，丹桂塔青雲橋臥虹橋疏列於巖外，石壁間頗多名人留題。

記廣西邊務學校

中華領土之東北西南，與他國連界者，如東山省及蒙古新疆之與日俄，西藏雲南之與英屬，所有交界之處，皆無對汛之設，卽世界各國相毗連處，亦尠有此設施，惟中國粵桂滇三省，與法屬印度支那東京接壤，有此特殊之設置，自國內視之如防邊，在國際實爲相互維持邊安之設備，訂約定章舉辦，純以會同巡查中越邊界爲目的，所以對汛應負之職責，首在乎巡查邊境，防剿匪類，以維治安，次乃執行各約章所規定核發簽證中外人出入境之各種單照，再次乃處理在兩國邊地所發生之交涉，然其所得之效果，亦未嘗不兼有防邊，蓋分界雖已立碑，倘非沿邊設汛，分段戍守，仍難免不無侵疆蝕界之患，而粵桂滇三省與越毗連，向鮮發生侵略疆域之事，偶爾有之，亦常卽發覺而糾正，足見沿邊之對汛，旣爲國際約定之所必設，而一方又成爲邊防所不可少之機關，且其責任亦非輕而簡也，辦之嚴整妥善者，足保境

而安民，辦之疎懈無方者，可喪權而辱國，昏庸貪污者，固絕對不可用於邊汛，而非知兵且兼具外交之學識與經驗者，亦皆未足以勝任，邊陲人才缺乏，而交通不便，水土惡劣，遠方之人，既多視爲畏途，對汛經費又不甚豐裕，欲爲此特殊之任務，而羅致勝任之人才，自甚不易，且此種特才，在國內亦殊未見其多，記者在邊服務日久，深覺欲求邊務辦理之完善，必須先就邊地創辦學校，造就人才，以備選用，民七八間便向當道進言，並爲擬定此種學校之辦法，惜彼時當局不甚注意於此，迨民十五呂公奎，以駐龍旅長兼任對汛督辦，乃又以與之言，立承贊可，即擬具辦法，呈省請示，奉准興辦，定名爲廣西邊務學校附屬於對汛督辦署，取考沿邊各縣青年之曾在初中畢業者，加以訓練，使將來業成，爲國服務，無異爲鄉服務，語言水土，民情風俗，更無不習服不明瞭之虞，期限四年畢業，授以軍事政治經濟法制法文法語等科，不徵學費，且供繕宿服裝及文具，良以邊地瘠苦，青年每爲經濟所限，能畢初中之業，已屬匪易，畢業後大多數皆須輟學以謀生，故必使來學者，

無須担負學膳等費，此造才機關，方不致爲資產階級所獨佔，此校乃合併陸軍法政方言三專門學校爲一校，功課自甚繁重，然非如是則又無以造成對汛之人才，故祇有將學校所應有之一切假期，均特別縮短，非必須放假則不放假，全校員生，俱盡心努力，以期不負有識者之期許，學校經費無多，而所需教官則不少，倘皆聘請專任，財力殊有不勝，故自開辦以來，各科教官，多遴聘龍州各機關之職員兼任，既各具其本科之特識，且富有實地之經驗，而各教官之受聘，又皆抱有共襄美舉之熱誠志，不在乎區區之束脩，民國十六年三月開課，原定三年暑假前畢業，而民國十八年十月，俞作柏李明瑞俞作豫等，陡爾自邕率隊竄龍，存心不軌，邊校竟橫遭俞作豫之解散，處亂黨鐵蹄之下，愛國之士，祇有太息而長嘆，全校師生，風流雲散，功幾敗於垂成，迨民十九冬，韋公世棟以駐龍師長，兼任汛督，呈請省府撥款恢復，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乃得復聞絃誦之聲，是亦不幸中之大幸也，成立之初學生人數原有五十名，經此兩年停頓，各生或轉學於他處，或糊口於四方，共去十餘人

，繼續來學而得卒業者，遂僅有三十餘名，第一期學生於二十二年七月畢業，分發邊汛各機關服務，人才仍感未敷支配，邊防督辦李公鶴齡，復請省府准再續辦第二期，就廣西省內，初中已畢業者，考取得學生三十三名，於二十二年十一月，開始上課，現在已屆第八學期，預定明年一月畢業，本期學生中有十三名，於法文一科，常不及格，殊難造就，惟在校修習已五學期有奇，軍事政治各科，俱頗有心得，乃於去年九月間奉第四集團軍總部核准，轉送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第一分校肄業，所以現在邊校學生祇有二十人，此誌，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

全越五部各省省名表

(一) 中圻之十六省

清化 *Thanh-hoa*

宜安 *Hhe-an*

河靜 *Ha-tinh*

爲北三省

廣平 *Quang-binh*

廣治 *Quang-tri*

承天 *Thu-tien*

廣南 *Quang-n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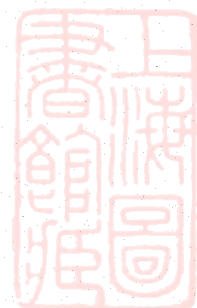
廣義 *Quang-ngai*

治永市 *Vinh*

治東會 *Dong-hoi*

治順化 *Hue*

治峴廣 *Hai-fo*



平定 Binh-dinh

治歸仁 Qui-ahon

富安 Phu-yen

治松郭 Song-cau

爲中七省

慶和 Khanh-hoae

治衙莊 Nha-trang

藩郎 Phan-rang

平順 Binh-thuan

治潘切 Phan-thiet

拱東 Kon-tum

高屯內 Haut-Gonai

治伊零 Diring

多樂 Car-lac

爲南六省

(二)南圻之二十一省

巴里亞 Baria



聖沙克 *Saint - Jacques*

邊和 *Bien - hoa*

土多漠 *Thudamot*

西寧 *Bayinh*

爲東五省

嘉定 *Xiadingh*

堤岸 *Cholon*

新安 *San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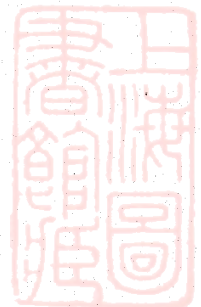
美壽 *Nytho*

邊茶 *Bentre*

永隆 *Vinhlong*

薩德 *Sadee*

茶永 *Oravinh*



爲中八省

昭都 Chantoo

河仙 Hatien

琅川 Longxuyen

勤壽 Cantho

朔莊 Soctrang

北遼 Baclieu

悅嘉 Kachgia

歌功 Yoceng

爲西八省

(三)北圻之二十七省

山羅 Son La



萊州 Lai chau

老街 Lao - kay

河陽 Ha - giang

高平 Bao - bang

爲高原區之五省

化平 Hoa - bing

富壽 Phu - tho

安沛 Yen - ba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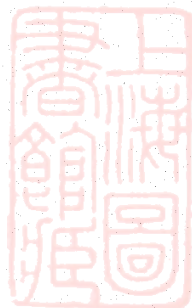
宣光 Quyên - quang

太原 Tai - hai - nguyen

北江 Bac - giang

北潯 Bac - kien

治瓊璋府 P'ku - lang - t'kuong



廣西邊務沿革史

諒山 Lang son

廣安 Quang-yen

海寧 Hai-ninh

爲平原區之十省

永安 Vinh-yen

福安 Phuoc-yen

山西 Son-tay

河東 Ha-dong

河南 Ha-nam

北寧 Bac-ninh

海陽 Hai-duong

建安 Kien-an

治芒街 Nongay



興安 Hiang - yen

太平 Thai - binh

南定 Nam - dinh

寧平 Ninh - binh

爲河洲區之十二省

(四)東埔寨之十四省

斯登吞 Stung - treng

科邦占 Kompung - Cha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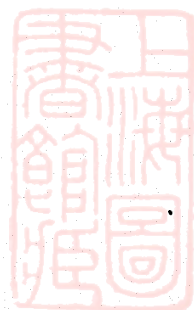
克拉抵 Kratie

爲東北三省

普黎文 Prey - Vong

綏亞倫 Soairieng

廣西邊務沿革史



廉得爾

Kanda

治百囊奔

Phnem - penh

科邦士波

Kompeng - Speu

塔克阿

Takeo

康伯特

Kampot

爲南六省

科邦托

Kompong - Chom

科邦赤能

Kompung - Chhnang

布爾薩

Pursat

巴德邦

Banambang

斯恩黑亞

Siemreap

爲北五省

(五)老撾之十省



上湄公

haut - Mekong

梁怕邦

Luang - brahang

化方

Houa - phan

鎮寧

Trian - ninh

文湘

Vientiane

葑薩里軍區

Thong - saly

爲上五省及一軍區

甘滿

Cammon

薩挖那克

Savannahet

爲中二省

薩罕灣

Saravane

亞多伯

Atopen

廣西邊務沿革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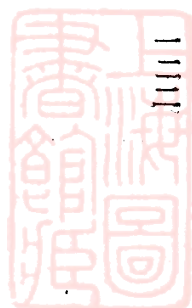


巴薩克

廣西邊務沿革史

BASSA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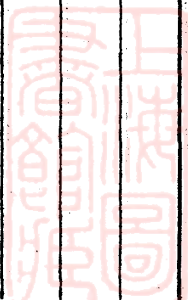
爲下三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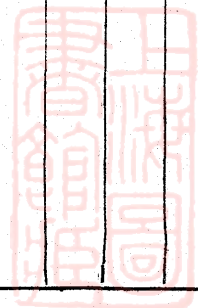
中越交界桂邊東西兩路界碑表

東路界碑號數	立碑地名	界碑所在之	地點
一	晒贈嶺	臨淇穹河之圓山上距河約一百五十公尺	
二	角懷嶺	炮台南一千公尺之低山峽上	
三	平公外柵	柵外圓山上	
四	滾馬嶺	那峒山谷之東近迥迥至茶漏之小路	
五	亢英外柵	在舊柵邊	
六	坎官嶺	板稍水溝與自北向南之水溝合流處之西北二百公尺	
七	絹村外柵	板絹柵邊	
八	岜米外柵	岜米柵邊	
九	楊村外柵	楊村柵邊	
十	岜口外柵	叫鵲炮台西一百公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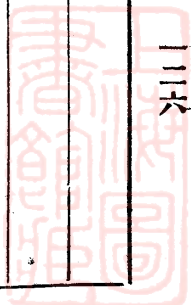
十一	那標嶺	那標村東南四百公尺
十二	山子外柵	山子柵邊
十三	淦黎嶺脚	熙字前營炮台西一百公尺
十四	那卒嶺	那卒村東西五百公尺高山之巔
十五	啼沙外柵	啼沙柵邊
十六	弄搖外柵	往同登南關弄搖村大路外之小路上石山脊間之小峽
十七	叫稼山	弄搖村西二百二十公尺往機打村之小路
十八	鎮南關外	關南一百公尺南關往同登之路上
十九	馱郎嶺	關門外一百公尺
二十	灑些嶺	中越馱郎炮台對面灑些山頂
二十一	坤隆外柵	坤隆柵邊
二十二	扣渠嶺	扣渠炮台東南四百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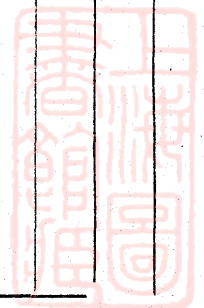
三三	閘門外柵	閘門柵邊
二四	派平嶺	派平嶺頂
二五	板漂外柵	下月往板就之路上距板就村約一千三百公尺
二六	法卡山	法卡柵邊
二七	埔窰作敏山	下黎村南九百公尺那化到下黎之路上
二八	那摩嶺	那摩柵邊
二九	三色山	三色山頂
三十	扣山外柵	羅隘柵邊
三一	枯麻柳絲嶺	枯麻山脊那標往埔鴉之路上
三二	枯講路口	百近往枯壽之路上距枯壽村邊三百公尺
三三	美目山	美目山嶺
三四	金崗山	金崗山頂



三五	板宙外柵	板宙柵邊
三六	同戶外柵	同戶柵邊
三七	那錄山	那錄山頂
三八	馱下外柵	馱下柵邊
三九	羅農山	羅農山頂
四十	那支外柵	那支柵邊
四一	六榮山	近中國埔河村瀑布之西五百公尺
四二	公母山	前碑西北八百公尺第一山頂
四三	馱泥山	派站至峙馬之路上於此路之東北一千二百公尺
四四	隘店外柵	峙馬柵邊
四五	埔門山	峙馬柵南埔門營房邊
四六	禮由山	那窩往那布之路正通過邊界處



四七	石碑山	板吞往那窩之路正通過邊界處
四八	同等外柵	板吞往那蓬之路正通過邊界處
四九	鱷侯山	鱷侯山上
五十	交蛙山	那當柵邊
五一	脂還山	那河柵邊
五二	交批山	那弄之小路正通過邊界處
五三	枯華山	板痕卡邊
五四	波內山	那馬卡邊
五五	埔河山	埔河山兩小路交叉處
五六	白盛山	白盛山高原近小路處
五七	棠門山	棠門山頂
五八	叫號山	叫號山柵邊



五九	北達山	埔岵山近路處
六十	交排山	交排山近路處
六一	派遷山	前碑之東往立把之路上
六二	派遷山	派遷柵東小圓山之上
六三	葵隆山	揆隆山上
六四	高桐山	中國桐村東之山峽上
六五	對稔山	對稔山峽上
六六	北崗山	北崗山頂
六七	吞倉山	北崗隘口
東路共立六十七碑		
西路界碑號數	立碑地名	碑界所在之地點
一	叫册嶺	越南平而之北淇穹江左岸之圓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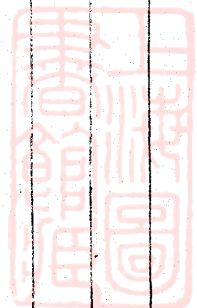
二	滄瀾村	滄瀾村北路邊之圓山坡上
三	堽禁嶺	中國接龍嶺之東底隘路上之圓山上
四	晒暗村	晒暗至那匡之路上
五	接龍嶺	中國毅新左防營前二十五步
六	伏波山	越南板古村西之圓山上
七	漚門嶺	中國滄常村東南之圓山上
八	拱天嶺	中國營壘之西十步水邊
九	送昔嶺	中國權里卡南十步之嶺頂
十	井棚嶺	中國枯城卡南五十步之路邊
十一	澮刀卡	前號界碑之西枯城之路邊
十二	谷隆嶺	淦蛤之南壕前五步
十三	漚來嶺	淦蛤之西南澮刀村之北



十四	菊那卡	扣梅嶺東麓小河流之右岸
十五	扣梅嶺	扣梅嶺東之斜坡
十六	扣梅北	扣梅嶺西北麓
十七	崑花隘	芄葑往龍州之路上柵西五步
十八	隴魔卡	越南那安村路旁山麓
十九	隴鶴卡	越南岫昔村路旁山麓
二十	崑口山	中國喝埔隘之東南
二一	啼喝隘	中國炮台及柵門之前山谷之西越南那爛圩路口
二三	隴乞山	山之西麓越南弄樓至中國隴乞之路上
二三	塹從村	高平河右岸距村前十步
又二三	塹從對河	峒桂河右岸附近與高平河合流處
二四	岜匡村	峒桂河左岸與中國俸村隘對面



二五	合石隘	嗣桂圩之北雨河合流處之右岸
二六	隴茗隘	河之左岸山麓
二七	板昭山	法國舊營之北之山麓
二八	那荷隘	河右岸隔北之圓山上
二九	那排山	河右岸小圓山之麓與左岸之石山對面
三十	板本河	河右岸谷宿村東之山麓
三一	谷宿村	村中柵門與本哥路之間
三二	苛村隘	柵門北三十二步回路中
三三	豈德	隴曩小山谷上之峽頂
三四	渾敏	兩山峽之間距村約二百五十公尺
三五	隴祿	隴祿隴漢間之山峽上
三六	莫湯隘	大石牆前十公尺之山峽上



三七 凌榮隘 大石牆前十公尺之山峽上

三八 隴純嶺 距其逐村約五百公尺之山谷中再去二十五公尺便是石山盡處

三九 黃疾隘 距板寮村約三百公尺之山峽上

四十 崑重隘 距板寮村約三百公尺之山峽上

四一 隴壇 隴壇往板境之路南二十五公尺山河之間板境之山谷中

四二 隴域 距隴域村約五百公尺之河邊

四三 崑崗隘 距板閉村約五百公尺之山峽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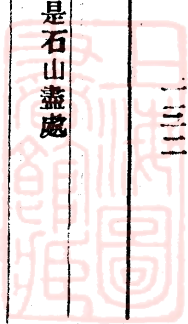
四四 孔村隘 隴夷山谷與角芒山谷間之山峽上

四五 淦多隘 隴抹山谷與隴潛山谷間之山峽上

四六 崑荷山 距其山谷中由華往越之路旁

四七 崑湯口 隴湯至隴黃之路旁

四八 底墩隘 隘門之西十步路之北五步



四九	板眉隘	板眉到里板之路與歸順河之間靠近柵門與弄光對面
五十	下骨隘	近弄光墟河邊過泖處
五一	黃旁隘	歸順河左岸距瀑布下流一百三十步
五二	口崑隘	營房前五步之岸邊
五三	咱峽口	才樹林西南路旁
五四	隴曾山	山麓與田基之間與板門對面
五五	隴內山	隴玲至吞等之路旁
五六	吞等隘	柵東五步隴曾至吞等之路上
五七	隴苴隘	逐梗隘柵南六步之路旁
五八	隴通山	石柵東四步之路旁
五九	馱也界	山峽上山徑爲巖石所阻處
六十	隴滄口	峽上路旁



六一	隴窩山	峽上近灰窰處
六二	崑平卡	卡之西南五步
六三	唏透村	路旁分水線上
六四	隴樓山	路旁樹林進口處
六五	屯軍山	十壕之南五步
六六	枯架上	柵東二十步
六七	枯架中	路旁柵邊
六八	枯架下	隴英路旁山峽上
六九	隴英卡	近山峽上石牆之脚
七十	崑禁口	山峽上
七一	崑漢口	柵西二十五步路邊平處
七二	崑懷隘	隘之東南十五步路旁



七三	打凌卡	卡東二十步兩路交叉處
七四	頻峒隘	左岸隔南十五步右岸有一重壁與之對立
七五	枯枝口	隴淦上方之峽上近柵之南
七六	枯敏山	柵南十步路旁
七七	枯搬山	柵南七步路旁
七八	枯龐卡	柵南二十五步之山麓
七九	黃炮山	柵南五步
八十	磨弄山	柵之東南二十步路旁
八一	弄隘卡	柵南五步路旁
八二	叫貴口	柵南十二步路旁
八三	叫啞咻	柵東三步
八四	隴那界	柵東南十二步之石山峽上



九五	四邦嶺	四邦至大嶺路之東邊斜坡上
九四	金龜口	隴井隘至大嶺之路東在小河流之左岸
九三	法屯嶺	柵南六十步熙利路旁
九二	隴梅山	小山谷之南隴梅與柵之間
九一	私口山	山峽中近路處
九十	隴勿山	近柵之東
八九	弄江卡	柵南十五步路旁
八八	晒嘈隘	柵南五步右岸水與路之間
八七	吞柵卡	柵南二十步
八六	打邏卡	柵東四步之山峽上
八五	隴送界	小山谷之南路南上竹叢之旁
九六	巨龍嶺	四邦至大嶺之路北此路正經小河流積水之分水線上之山峽



九七	隴葵山	中國弄沙村向西入東京之路上此路正經過石山脈處
九八	隴陳山	中國隴陳至東京昭箕之路上此路正經過山峽處
九九	坤壬山	中國坤林至東京大敢路上岩石牆之背
一百	琴倫山	中國隴陳至東京琴倫路上山間隘道有石牆阻隔處
一百零一	隴懷山	隴懷至弄村路上山峽有石牆阻隔處
一百零二	隴懷卡	中國隴懷至東京弄部路上有高臨弄部之石牆阻隔山峽處
一百零三	大龍山	中國大龍至東京葛揚路上此路正經過山峽處
一百零四	那廩隘	那廩至東京得標之路上距隘約五十公尺
一百零五	那廩卡	那廩至東京百合路上兩石山之間
一百零六	弄帶山	弄帶至東京淦生之路之北邊此路正經過山峽處
一百零七	德業卡	中國凌望至東京葛達之路上
一百零八	凌條山	中國葛廩入越之路上此路正自北轉西循中越邊界以去之處

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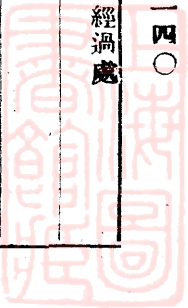
一百零九	平卻嶺	上號所言之小路上此正沿邊界以去之處距上號之碑約一千八百公尺即三里
一百一十	平卻嶺	平卻往東京之小路之南於此路正離平卻小谿之處崗山之上
一百一十一	弄巔山	中國弄巔山谷與東京六舍山谷間之峽上在屬於安南之孤立屋之背
一百一十二	弄平嶺	中國弄平至東京弄文之小路之南約十五公尺田間一孤山之背
一百一十三	後龍山	近安南那沙村至平孟之路之北中國炮台階下
一百一十四	平孟隘口	近中國隘口越南之那沙湖江遂弄三路交叉處
一百一十五	坡利嶺	近往遂弄之路一圓山之上此山為高平河南支流之分水線
一百一十六	魁來嶺	上號所言之分水線之另一圓山上
一百一十七	魁來卡	約距前號界碑六百公尺之山巔於各圓山山勢直轉向南之處
一百一十八	弄水嶺	中國弄水村東極林甚茂之山巔
一百一十九	枯支隘	晰介小河流左岸中國魁基往晰介之路上
一百二十	通天卡	前號界碑之西約一千公尺弄孔社晰介路上之頂山上

一百廿一	弄替山	中國弄替自南向北往越南之路。距石牆約一百公尺
一百廿二	盜煙山	近石牆邊，牆正截斷中國淦井赴越之路
一百廿三	洗馬山	高山之巔，淦井赴越路過之處
一百廿四	下青山	中國平竹自北向南赴越路過處，極難攀登之山峽上
一百廿五	上青山	中國平竹自東向西往越路過處，極難攀登之山峽上
一百廿六	梅林山	中國梅林往越路過處，甚難攀登之山峽上
一百廿七	弄蒙山	中國弄蒙赴東京谷賴之路上，於此路正經過岩石高原之處
一百廿八	剝淦隘	岷江石岸，此處江流適兼於兩高山之間
一百廿九	苟匡隘	苟匡往岷江路上，距苟匡汛左約一千一百公尺，沿邊界之石山路上
一百三十	弄落山	中國弄落向東入越之路，旁山上距弄落約四里
一百卅一	郎崙山	華邊大路之端，與人越之路交切處，大路沿邊線以去約長十一二公里
一百卅二	剝堪隘	上號所言之大路之南邊，中國小堡壘脚



一百卅三	坡江子隘	上號所言之大路邊山峽上由坡江自北向南往越之小路所經過處
一百卅四	剝 堪	上號所言之大路之南邊中國小堡壘脚
一百卅五	馬 卡	上號所言之大路之南邊近一孤立之屋
一百卅六	白懷大隘	喻迷河左岸自北往南之路旁
一百卅七	谷 松 山	石山峽上谷松往越南之路所經過處
一百卅八	鴨 脚 山	石山峽上中國鴨脚往東京弄爛之路所經過處
一百卅九	龍 包 山	石山峽上中國龍包往東京弄爛之路所經過處
一百四十	各 達 村	循歸迷河小支流之右岸石山隘中於中國各達往東京弄爛之路所經過處

西路共立一百四十碑重號不計



桂邊汛一覽表

桂邊汛名	任何縣境	距離龍州	所對	越	汛	屬於何省	兩汛相距
九特 Chao - chao	思樂	470里	北沙 Bao - xa		海寧	海寧	52里
愛店 Ay - diem	明江	250里	峙馬 Chi - ma		諒山	諒山	3里
南關 Nam - Kuan	憑祥	150里	同登 Tong - dang		諒山	諒山	8里
平而 Bin - hi	龍津	75里	平而 Bin - nhi		諒山	諒山	5里
水口 Chky - cau	龍津	90里	馱隆 Ga - lung		高平	高平	8里
碩龍 Sec - shary	雷平	210里	平歌 Ban - cra		高平	高平	32里
隴邦 Lung - lang	靖西	450里	茶嶺 Cra - linh		高平	高平	24里
平孟 Binh - mong	鎮邊	660里	朔江 Soe - giang		高平	高平	8里
百南 Pak - nam	鎮邊	770里	保樂 Bao - lac		河陽	河陽	90里

廣西邊務沿革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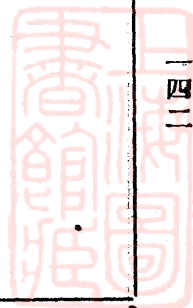
附 記

- 一、九特現移那梨退後十里北沙現移那鑠退後二十里
- 一、木表里數係依華里計算且係約數未甚精確
- 一、越汛汛名多有異譯已詳於「桂邊各汛之沿革及概況」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9 5451B



415

